

林海雪原

㊟ 三路進兵



林海雪原

(二) 三路進兵

原著：曲 波

改編：王星北

繪畫：羅 興
王亦秋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內容提要】

這是根據曲波的長篇小說「林海雪原」編繪的。

上集「奇襲奶頭山」寫二〇三小分隊，經過鎮密偵察，運用智慧，奇襲奶頭山，消滅了一股國民黨殘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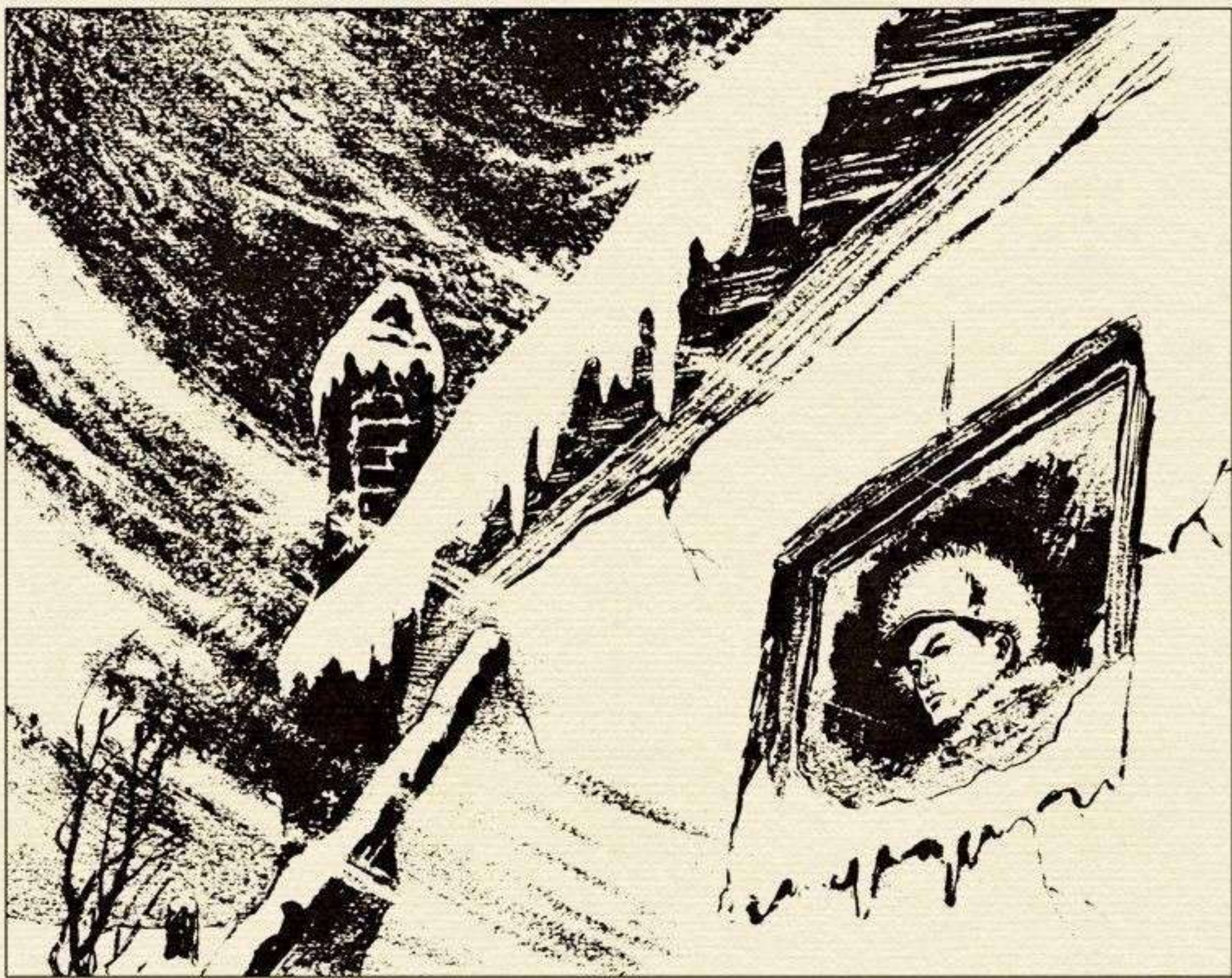
本集敘述小分隊在上級的指示下，運用雪地行軍的戰鬥經驗，踏進漫無邊際的林海雪原，偵察河神廟，擒住座山雕的副官「撮毛」，並繳獲敵人的組織名單。然後分兵三路，定計追殲殘敵。

下集「深入虎穴」，寫小分隊戰士楊子榮，單人匹馬，喬裝深入敵巢，裏應外合，消滅威虎山殘餘敵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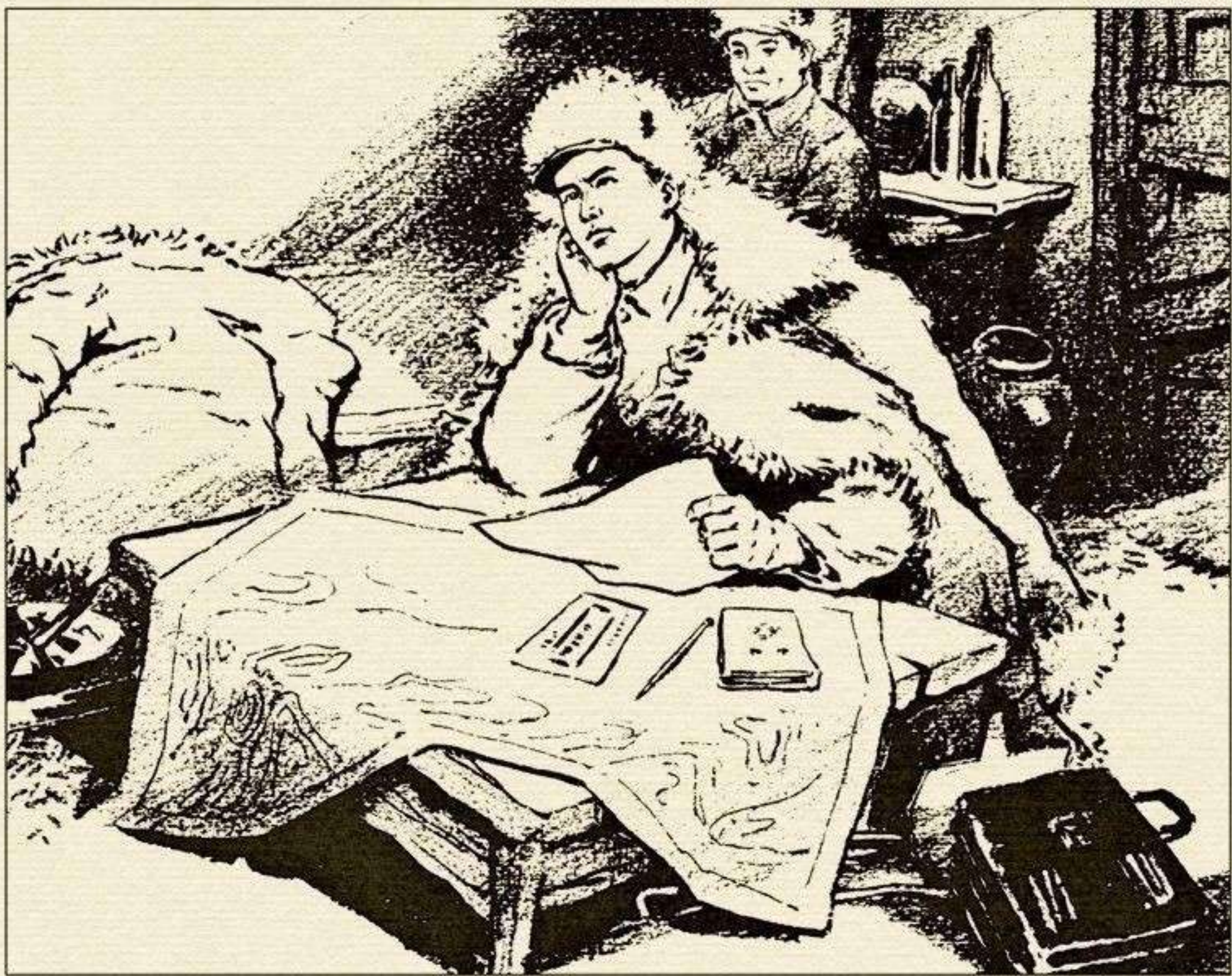
少劍波的二〇三小分隊，消滅了奶頭山的匪幫，處理了俘虜，進駐在深林中的一個隱秘的小屯裏。根據上級指示，他們決定下一步的前進方向：到威虎山附近去偵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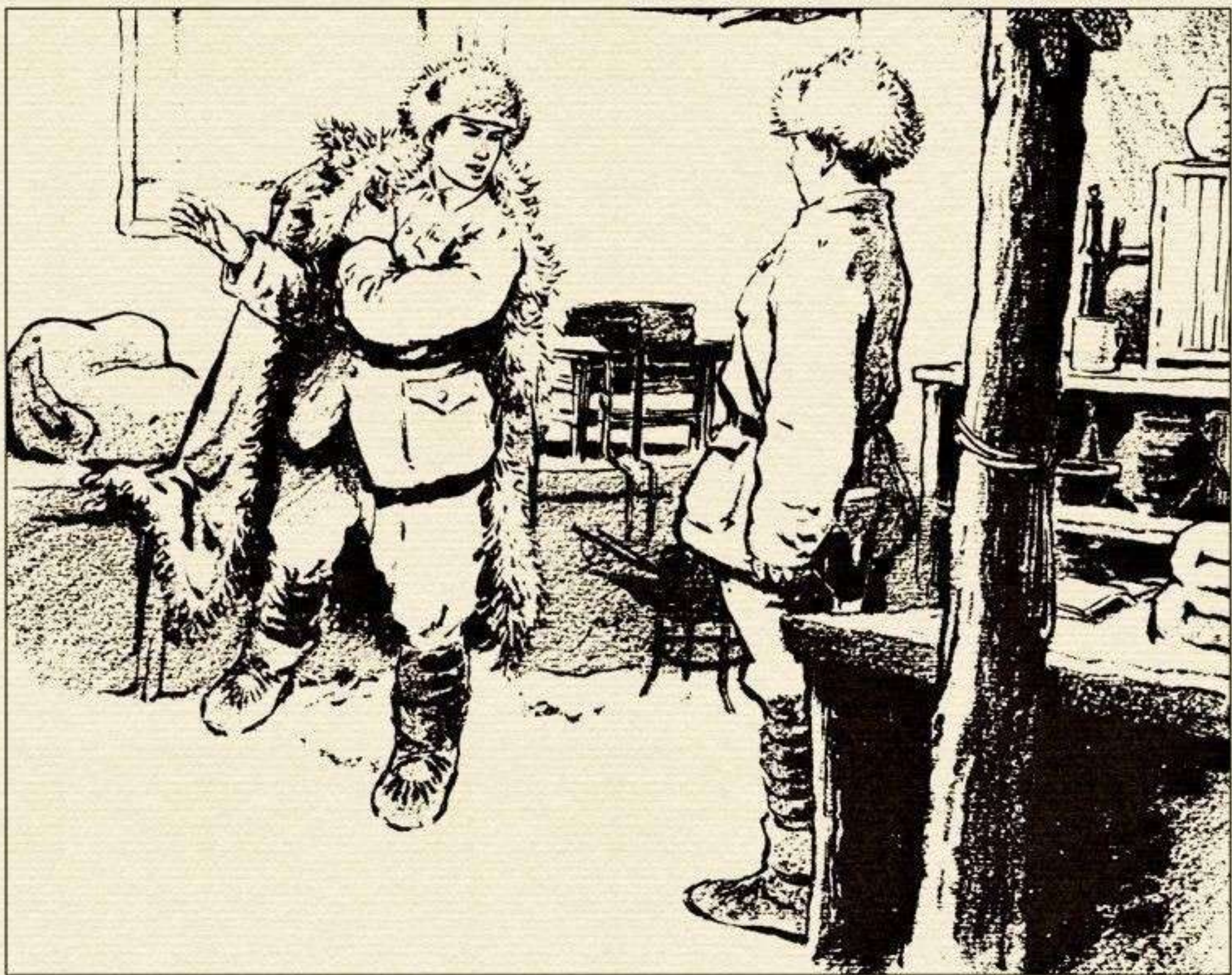
連天狂風大雪，小分隊的行動受到阻礙。劍波在小茅屋裏望着窗外漫天大雪，暗暗着急：積雪不化，越來越厚。我們的行動，將會在地上留下腳印，暴露自己的秘密。



他遲疑了一會，從公文包裹裏掏出上級的信，默默地念着：「……雪地在這方面給了你困難，反過來也給了你極大的便利，問題在於如何利用它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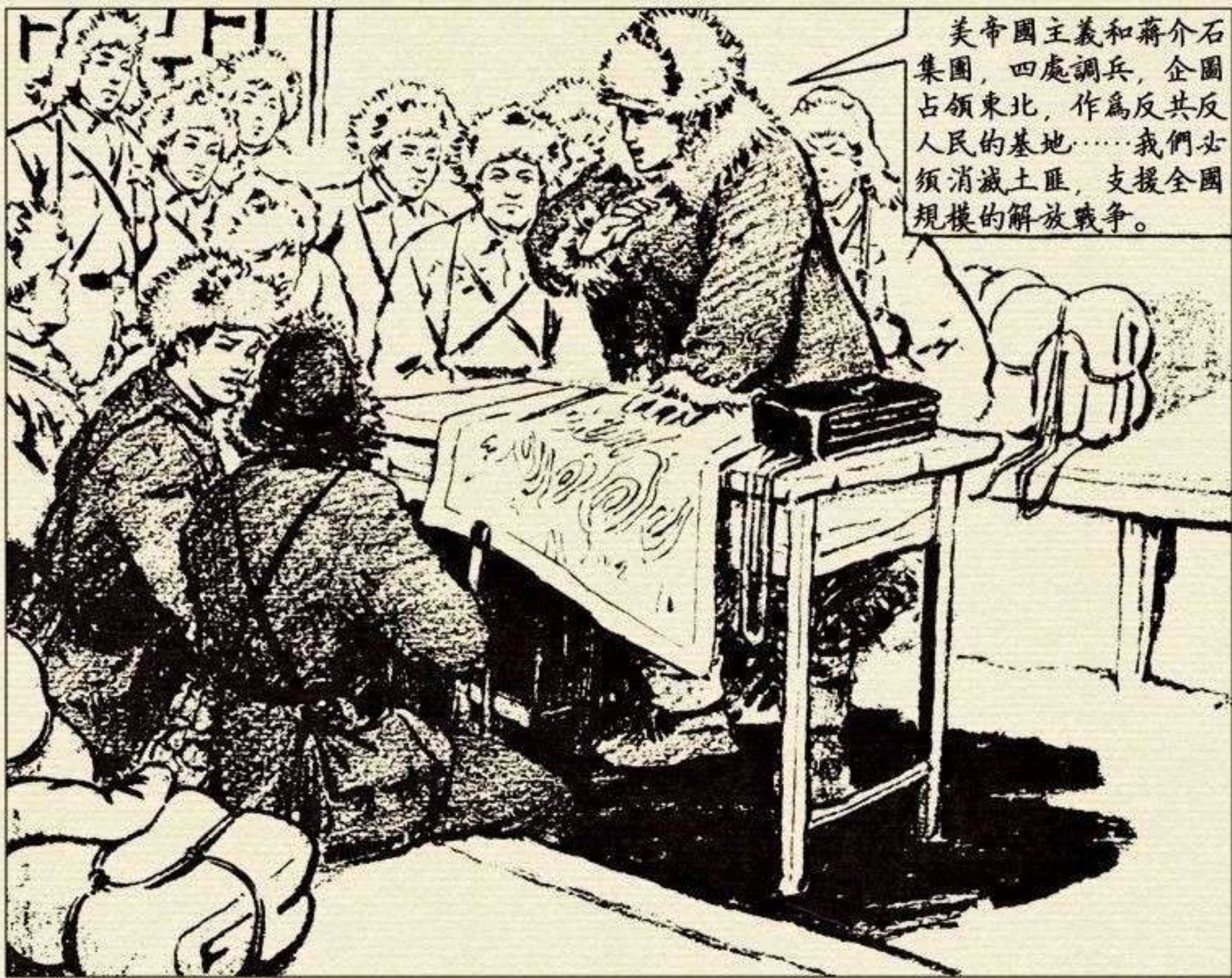


他覺得眼前一陣明亮，興奮地跳下炕，命高波去傳達命令，立即出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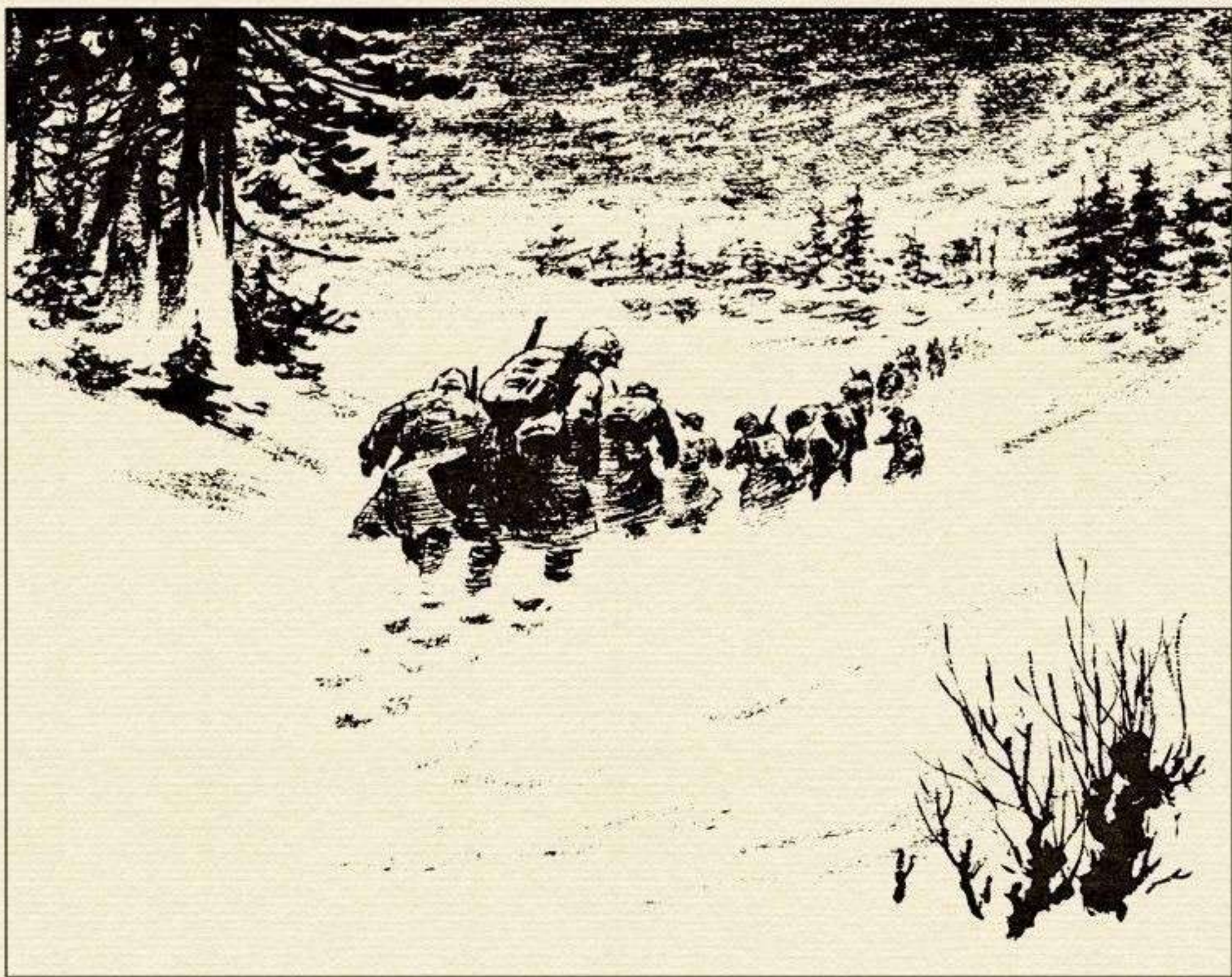


他裝備齊全，來到戰士們居住的大合房，先分析了全國的形勢。戰士們聽了，激起無比的憤怒，表示堅決完成黨交給他們的任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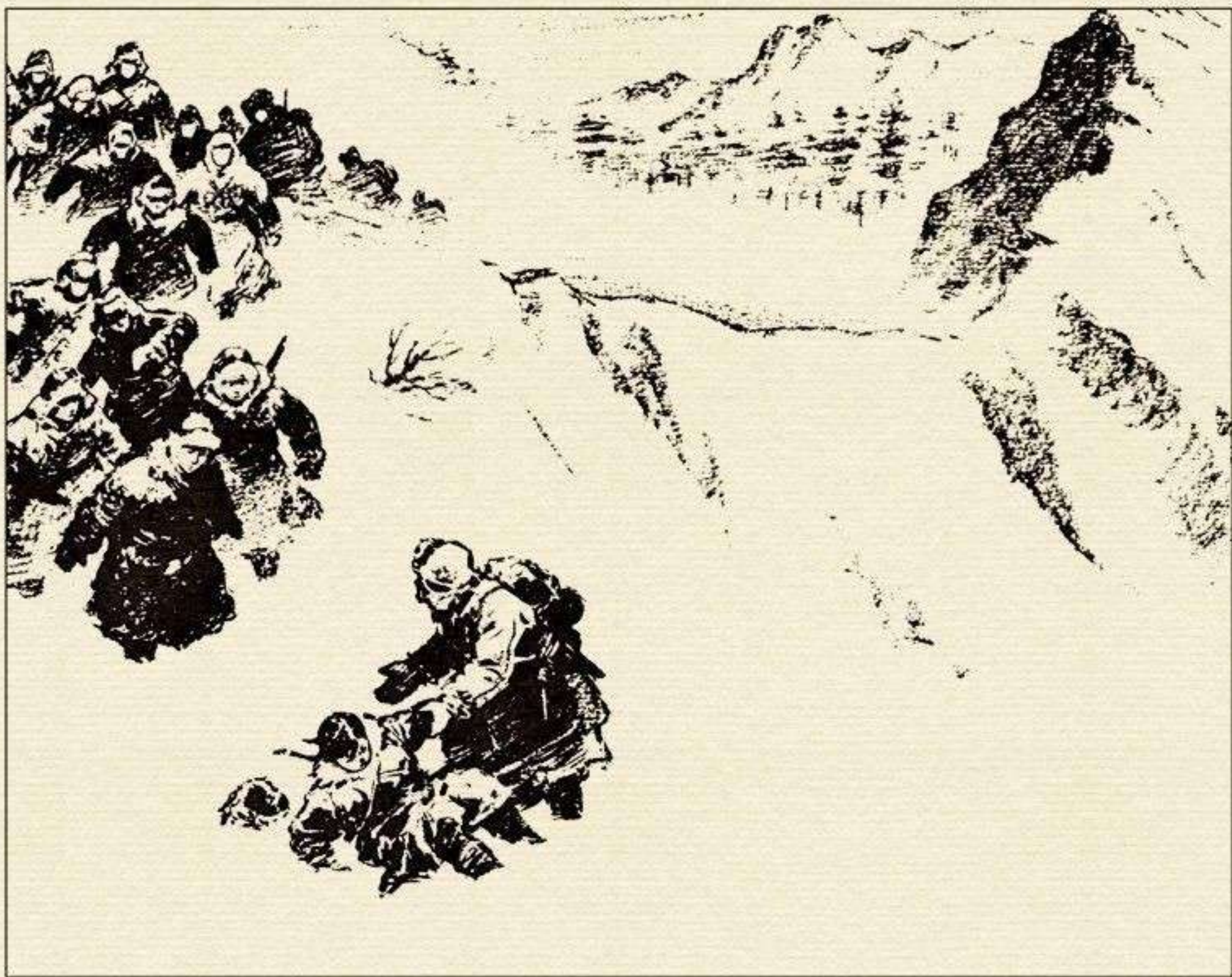
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，四處調兵，企圖占領東北，作為反共反人民的基地……我們必須消滅土匪，支援全國規模的解放戰爭。



劍波作了進一步動員後，隊伍便踏進漫無邊際的林海雪原。奶頭山繳獲來的兩匹爬山好馬，也加入行列。劉勛蒼、孫達得身強力大，走在隊伍前頭，劃雪開路。



下坡時，白茹一脚踏空，從雪上滑了下去，一直滑到帶隊的劉勛蒼身旁，才被扯住。劉勛蒼扶起她說：「你們看，白茹坐了汽車啦。」引得大家哄笑起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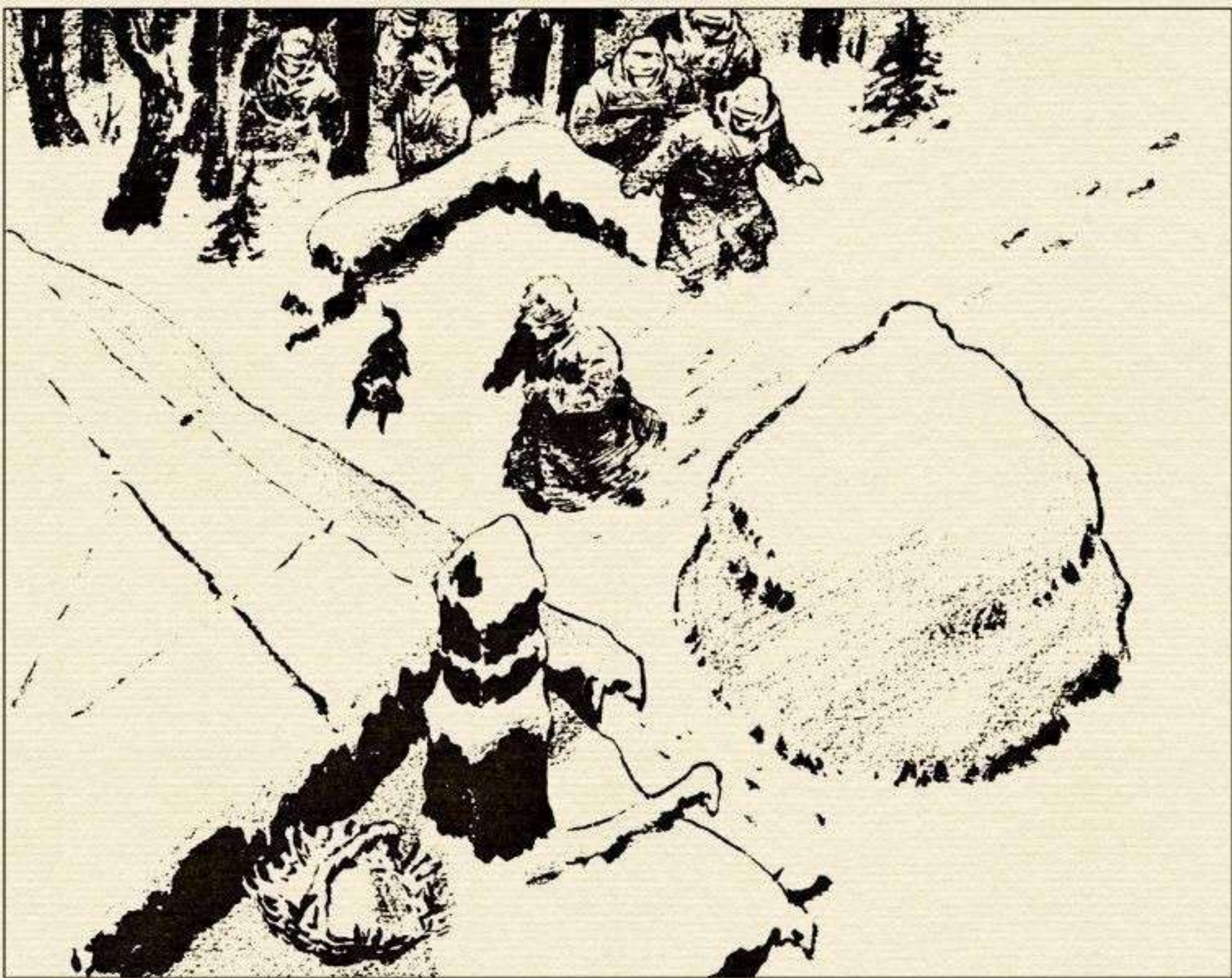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，劉勛蒼靈機一動，跑到劍波跟前，急促地道：「二〇三首長！學會滑雪，雪地行軍，不成問題，我會，祇要有滑雪用具就成。」



戰士們忍受着饑寒和疲勞，艱難地前進。第二天深夜，突然傳來一陣小狗的叫聲。大家立即循聲望去，遠處有顆燈光在閃動。



劍波急急帶着小分隊向燈光奔去。原來是一所孤零零的小茅屋，一陣酒肉香味從屋裏透出來。四周沒有情況，祇有一祇小黑狗，望着他們不住地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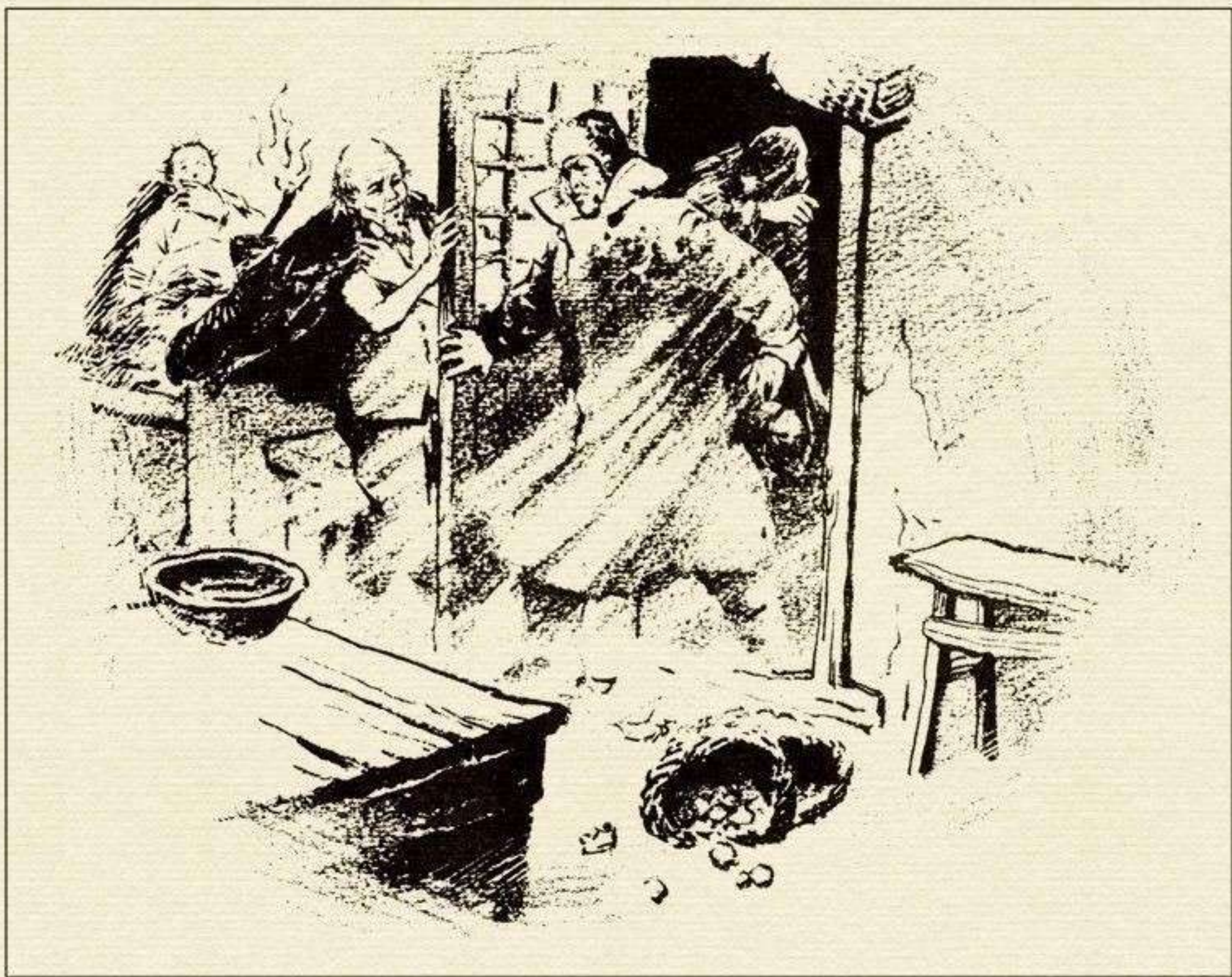
推門進去，祇見一對老夫婦，滿臉驚恐，直瞪着他們一聲不響。桌上擺着酒壺，鍋裏煮着肥肉，燒得滿屋噴香。



劍波看了，斷定這裏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情，便安慰老夫婦，問他們爲什麼這樣愁苦。那老人覺得劍波面目和善，說話可親，便吞吞吐吐地說出一件事來。



兩天前，他們家裏突然闖進來兩個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帶盒子槍，身穿日寇的軍大衣；女的穿一件棉旗袍。一進門，男的氣勢汹汹，要酒要肉；女的愁容滿面，像有心事。



那男的殺雞煮蛋，又把老夫婦的一壇子山棗酒喝得精光。他醉醺醺地說自己是共產黨的探子，并說共產黨就是共產，到了哪裏共到哪裏，什麼都共。



說到這裏，老漢長嘆一聲，惱怒地說：「唉，長官，這還成什麼體統，共產黨……」劍波急于了解情況，便不解釋，祇催他說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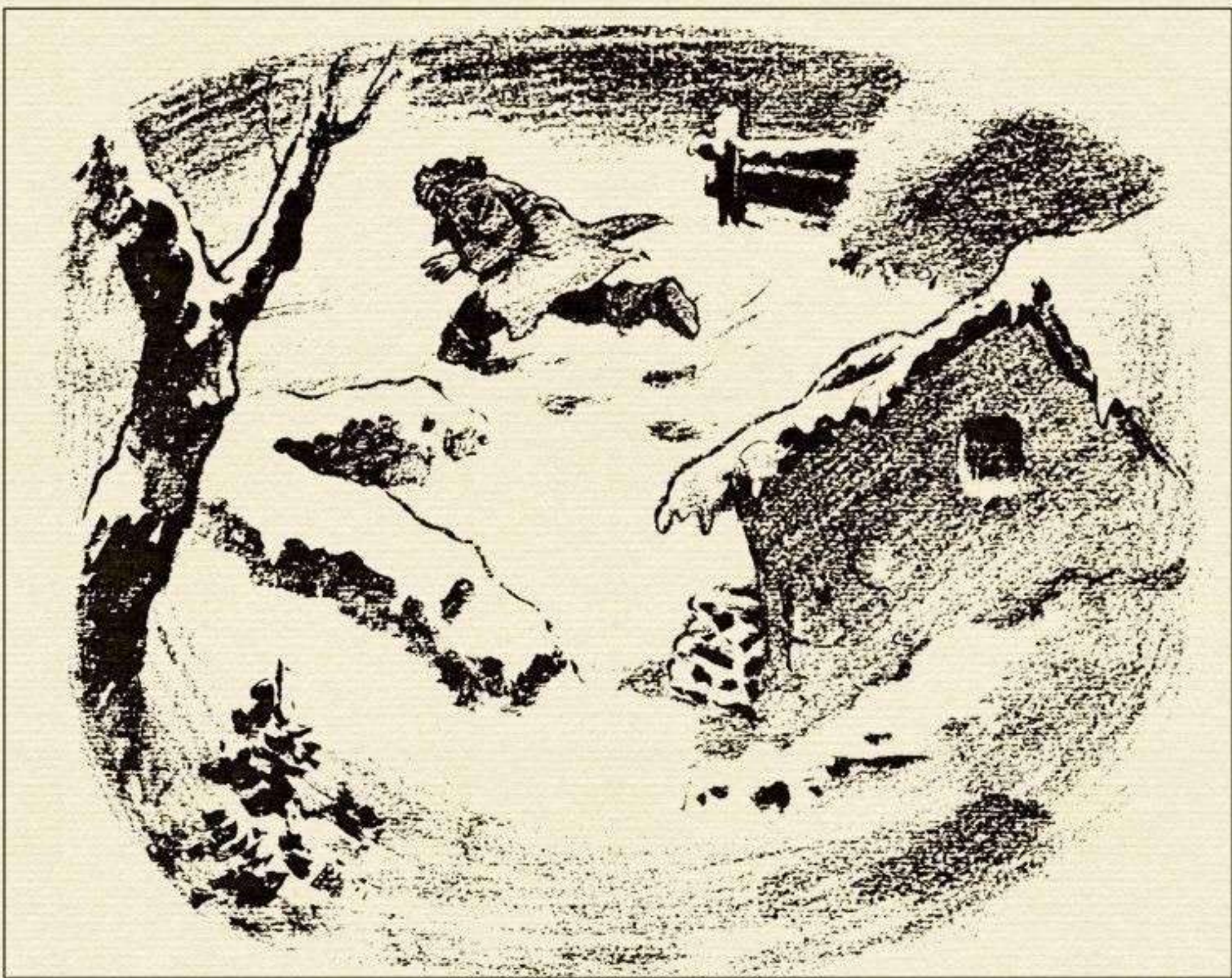
老漢接着說：「今天半夜，男的要趕路，女的却大罵起來，說有件什麼東西被男的偷去了。她還說：『你不還給我，我告訴定河師傅去。』那男的聽後便拳打腳踢，一把抓住女的頭髮拖出門去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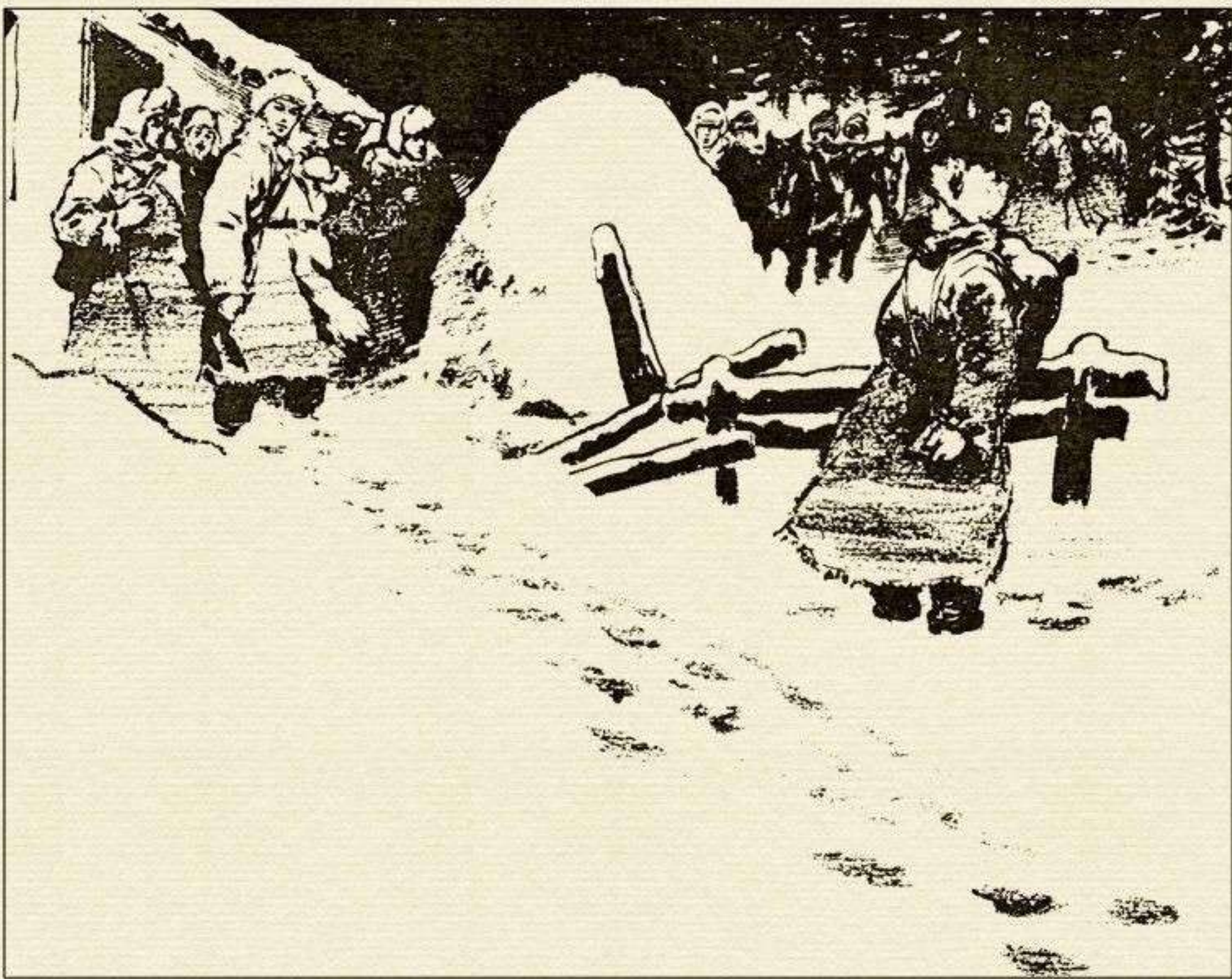
「隔了一會，那男的回來了，他滿臉殺氣。端起酒碗就喝，女的却不見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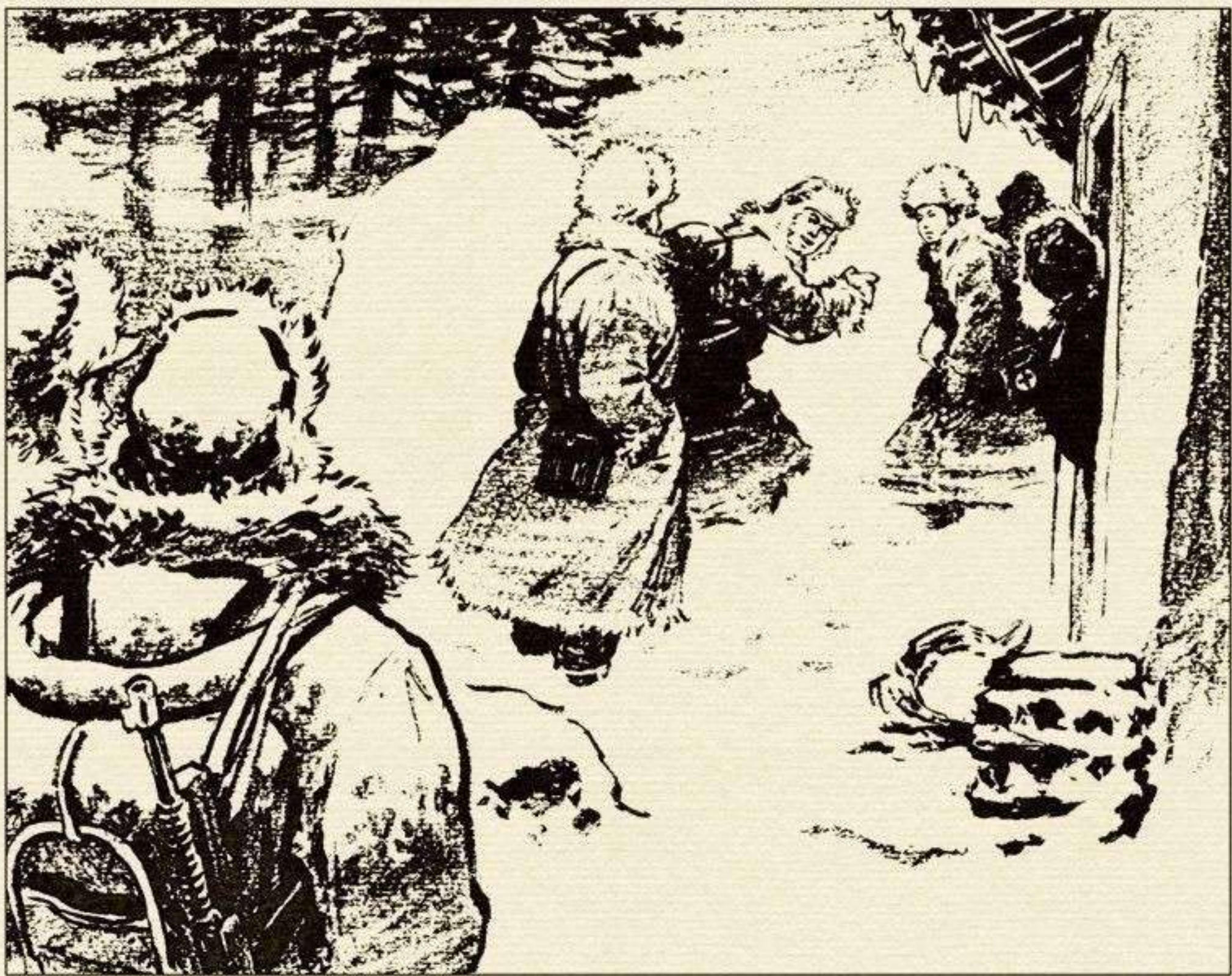
「就在這時，外面狗叫，他慌張地奔出門，朝正北望了一會，拔腳就往南跑。」



劍波聽完了老人的話，走出門來，天已微明。但見雪地上有兩趟腳印，一朝正南，一朝西北沒入樹林中。朝西北的不是一個人的腳印，而是兩個人雜踏的痕迹。



劉勛蒼急着要追趕，劍波沒理睬，望着兩個人的脚印，叫白茹、高波快去看一下。劉勛蒼也跟在他們後面。向西北的樹林奔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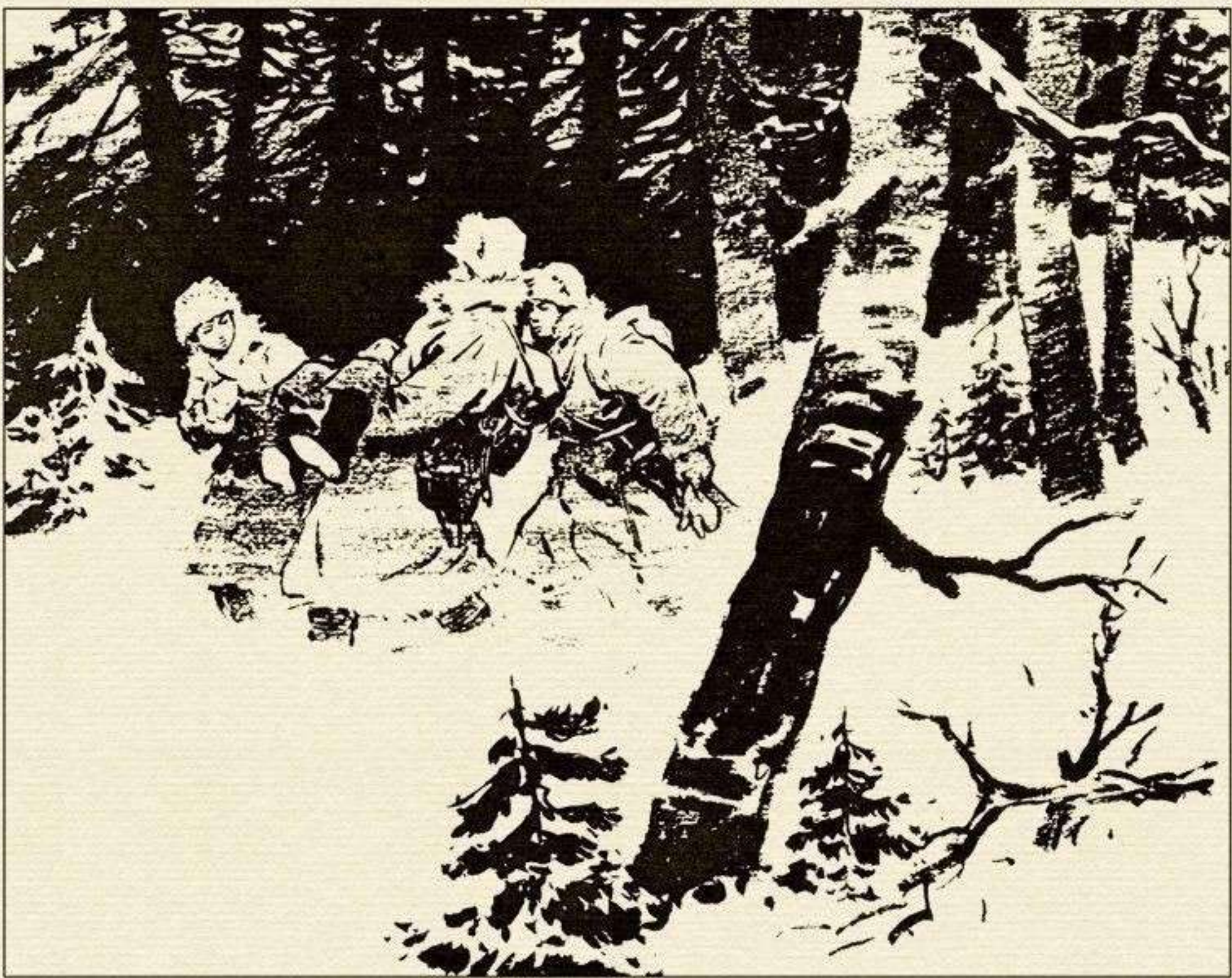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瞅着正南的那個方向，命令楊子榮和孫達得跟着腳印追蹤，不要馬上捉住他。楊子榮和孫達得就披上偽裝，追蹤而去。



白茹等三人跟着脚印，在樹叢中發現了一個女人，頭埋在雪裏。一只滿是血污的手套，扔在地上。白茹急步上去探了一下那女人的脈搏，說：「還有救，快先抬回去！」



劉勛蒼把大肚子往身後一插，抱着那個受傷的女人回小茅屋來。高波拾回那祇血手套，這手套跟戰士們戴的一模一樣，是人民解放軍的軍用手套。



白茹發現她身上有三處刀傷，經過急救，性命已無危險。這時，老夫婦經過劍波的解釋。又看到眼前的事實，才知道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。



劍波留下白茹和高波，帶着戰士們去追那個殺人犯。臨走，劍波叮囑白茹，叫她摸清那女人的底細，定河師傅又是個什麼人物，約定在三天後來接他們。



再說楊子榮和孫達得追了半天，登上一個山峰，眼前出現一條長無盡頭的冰川，就是牡丹江。孫達得向遠方一指，驚喜得叫了起來。



楊子榮提起望遠鏡，對準前面的黑點一望：那人弓着腰，不時回頭張望，樣子十分驚慌。兩人便飛奔下山，急急追趕，黑點越來越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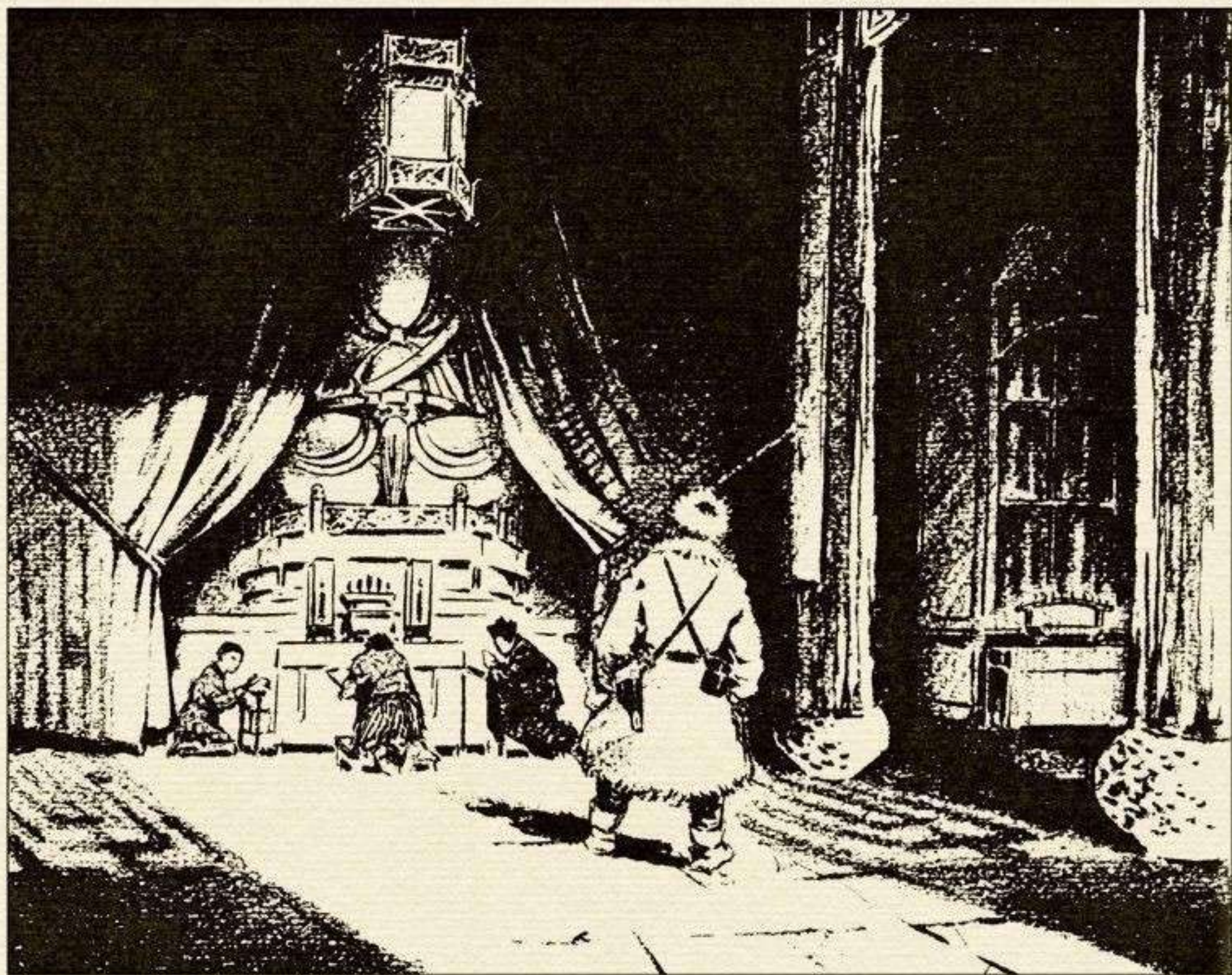
經過一陣急追，雙方的距離越來越近。那凶手拼命狂奔，直撲江邊的一座古廟。楊子榮斷定廟裏不會有大股敵人，兩人便抽出大肚盒子，決定闖進廟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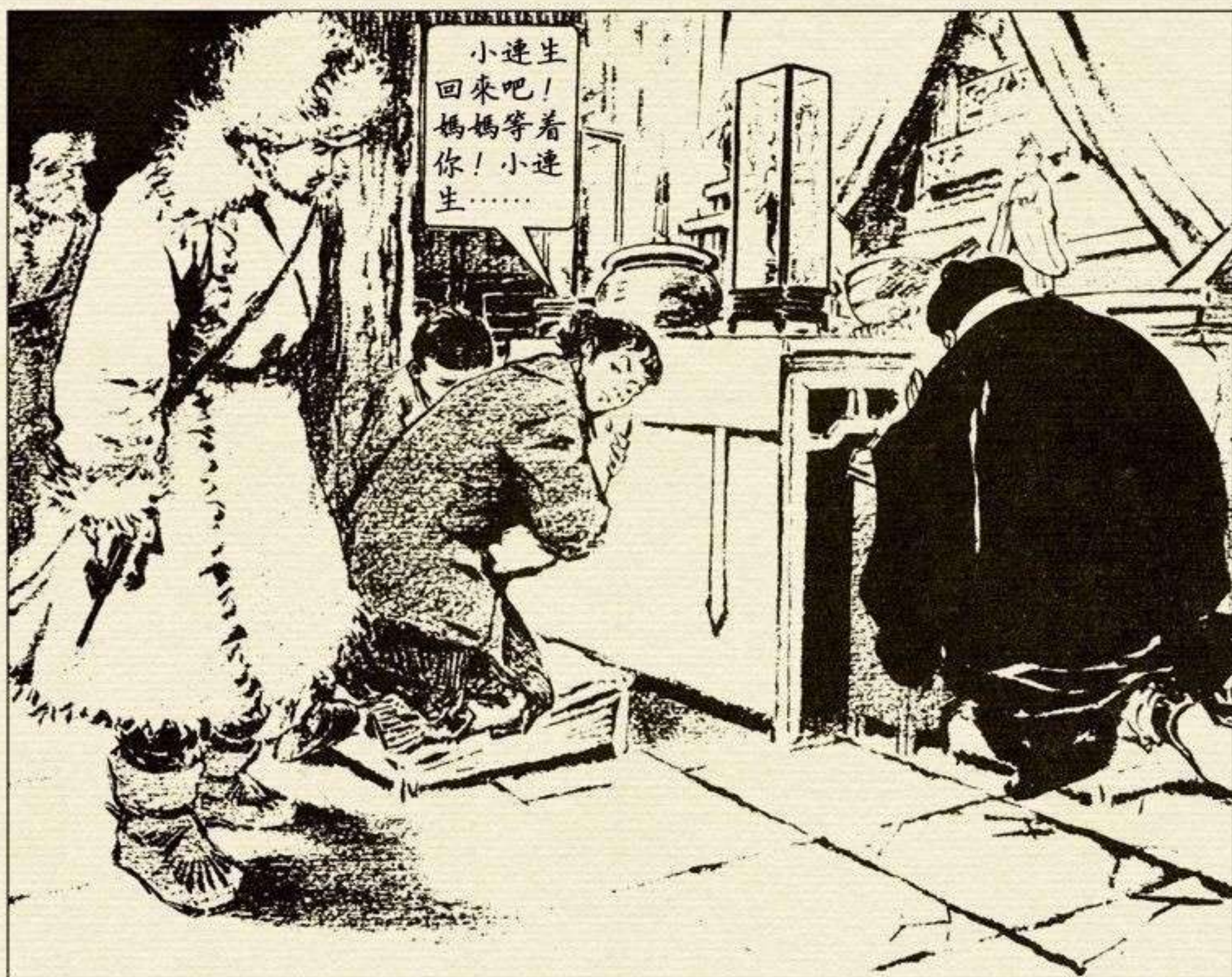
這古廟叫河神廟。一進山門，院中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，祇有幾棵老樹，被風吹得沙沙作響。兩人更加警惕，扳開槍機，向大殿院搜索。



兩大殿上跪着兩個道人，一老一小，老道捻數珠，小道敲木魚，面對經卷，唧唧嚶嚶地在念經。一個女人跪在中間，面裏背外，看不清面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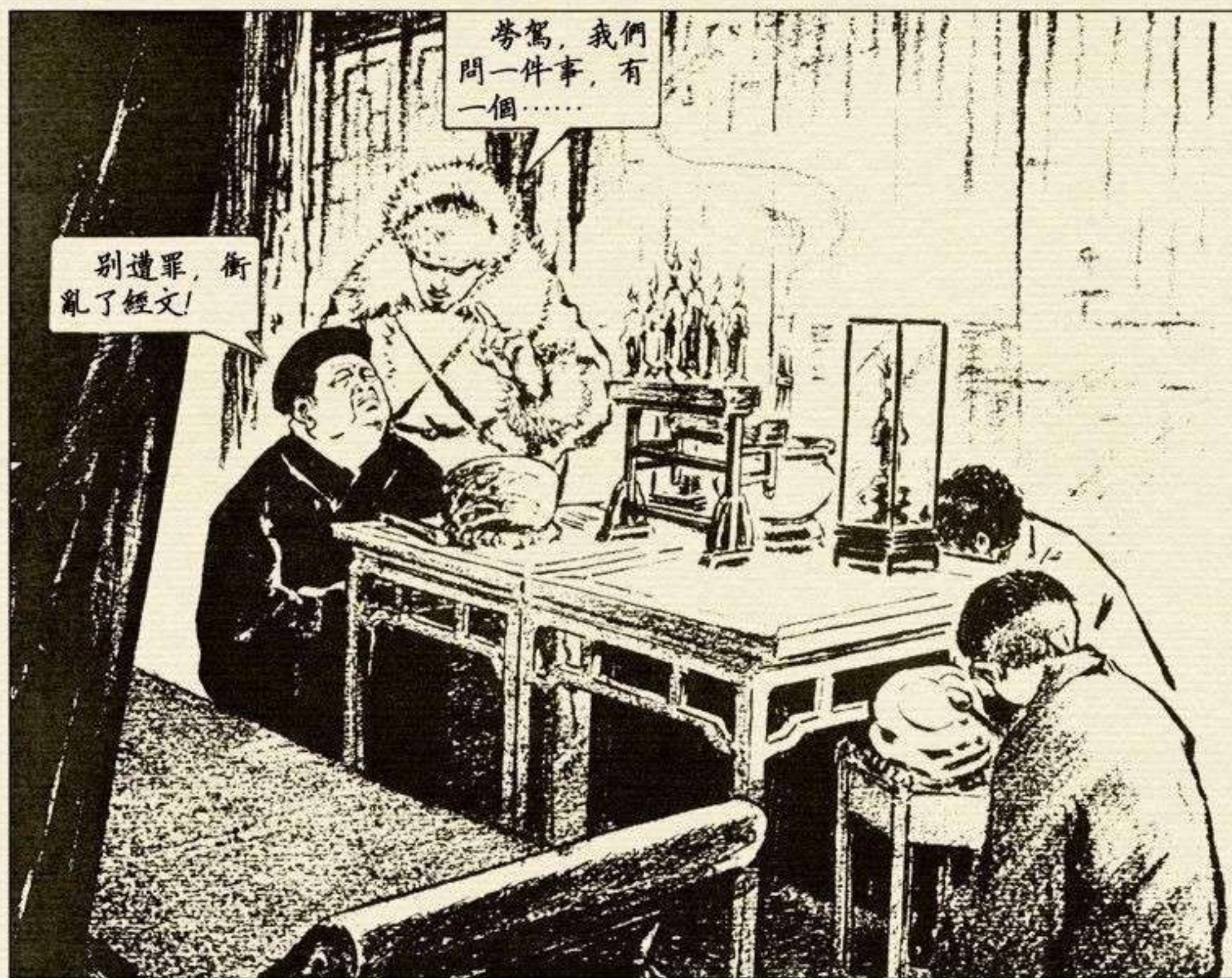
兩個道人祇管念經，不望他們一眼。那女人回頭瞟了瞟子榮，忽然又扭回頭，拍着懷裏一個包得頭腳不露的小孩，招魂似地哼了起來。



楊子榮向孫達得打個手勢，便向後殿搜去。可是搜遍各處，沒找到敵人的影子，牆頭上也沒有跳出去的痕迹。



子榮叫孫達得巡視警戒，他重新回到大殿，走近老道身旁問訊。那老道朝子榮瞟了一眼，咕嚕了一句，又閉上眼睛念起經來。



楊子榮開口再問，那老道很不耐煩，說子榮不尊道規，衝亂經文。說着，磕了一個頭又念下去。孫達得心頭冒火，忍不住高喊起來，子榮急忙阻止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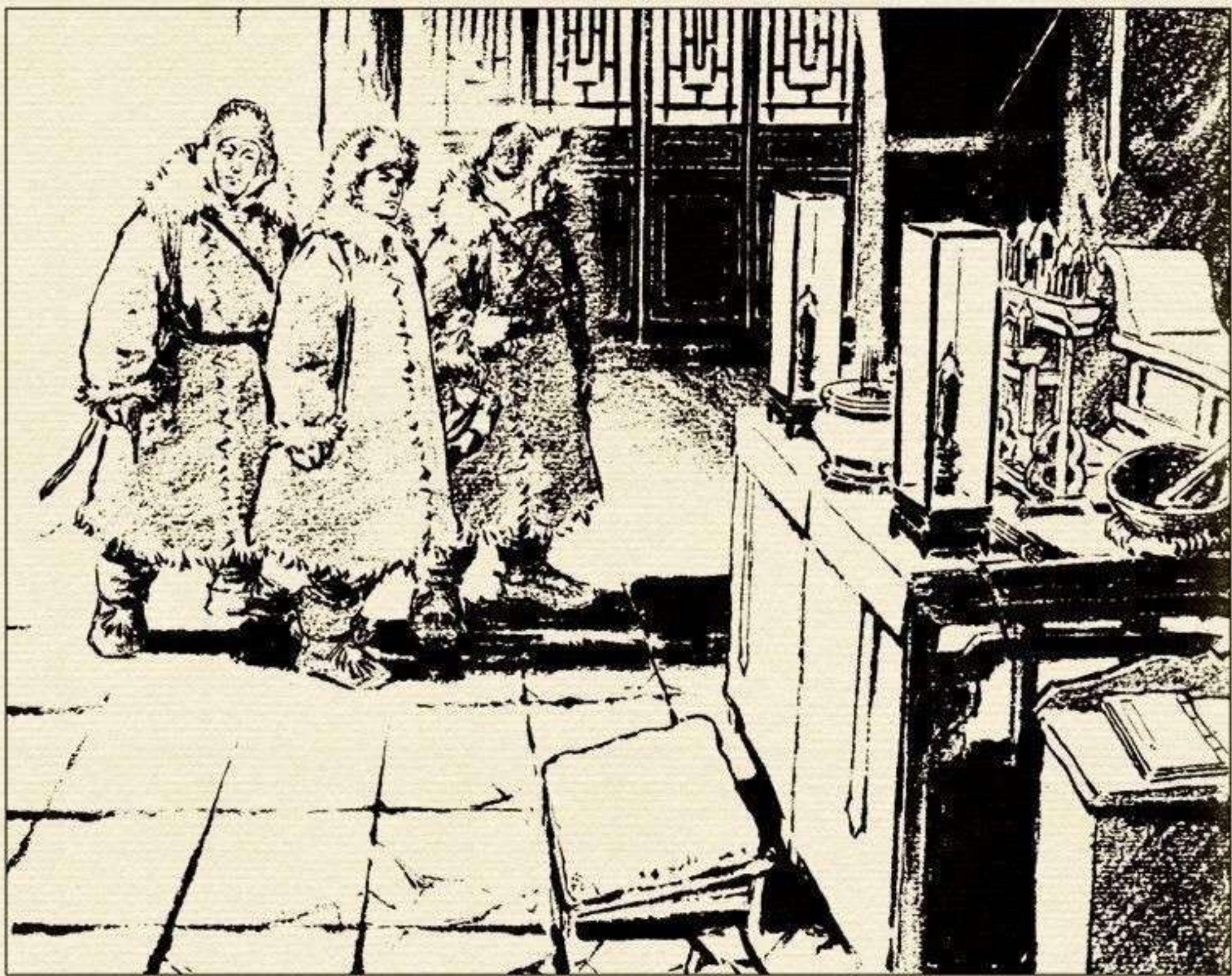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有任務，
別裝蒜！



兩人走出古廟，天快黑了。子榮擔心劍波他們找不到這古廟，叫孫達得奔回去迎接他們前來，他自己留在這裏監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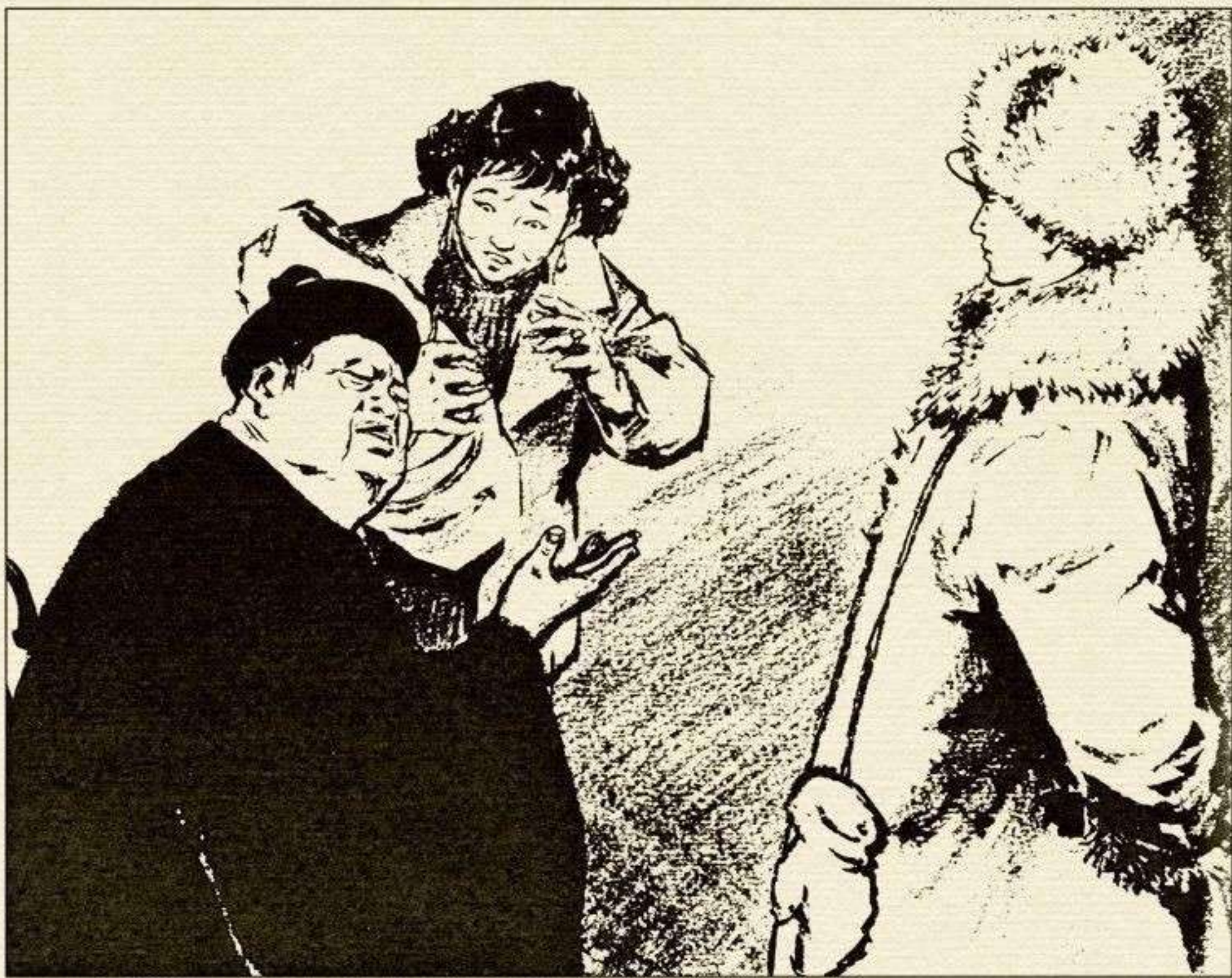
一會，孫達得領着劍波和小分隊趕到了。劍波命戰士們守在廟外，他帶着楊子榮等走進大殿，殿上靜悄悄的找不出一個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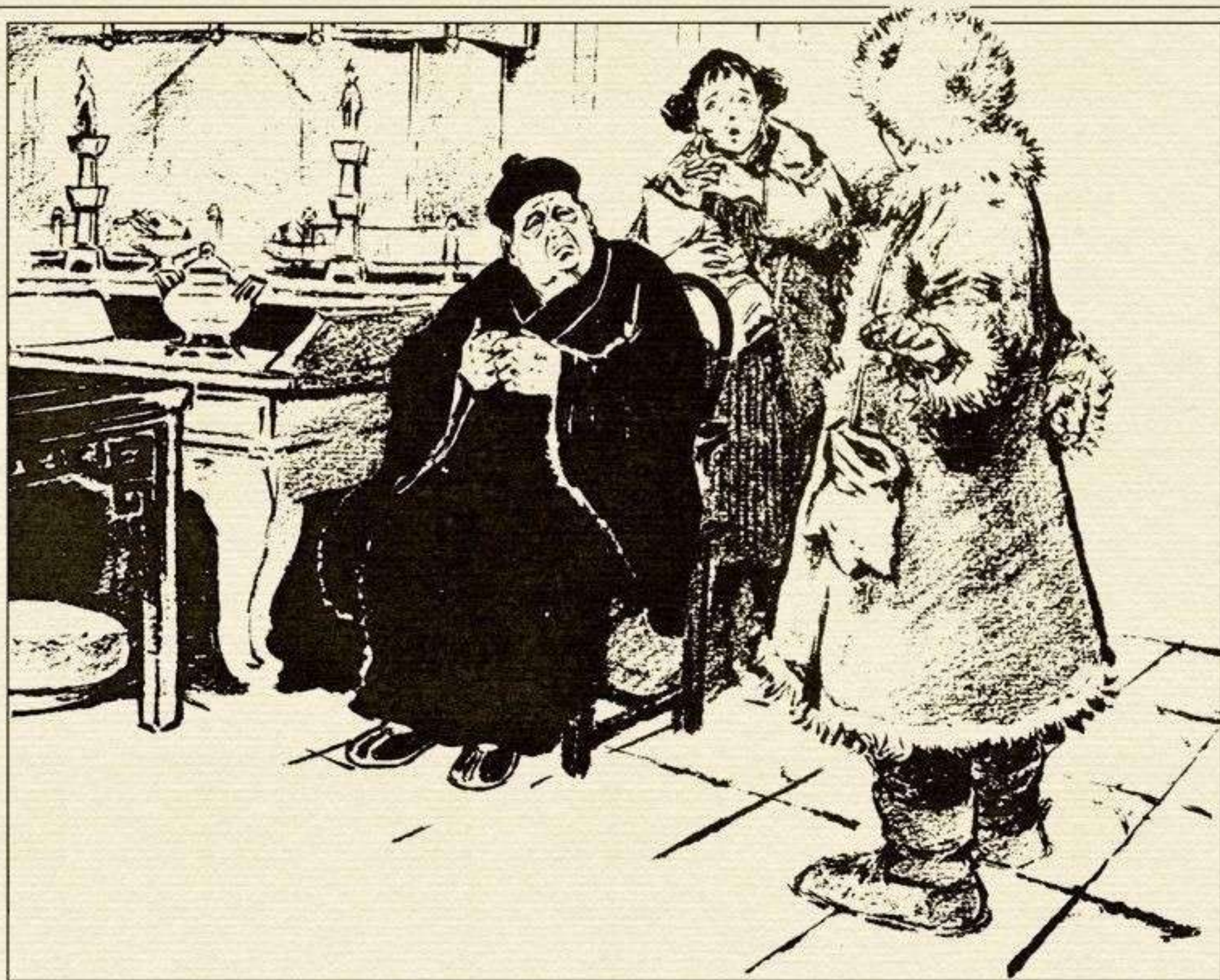
但見東面經堂裏燭光明亮，香烟繚繞，那老道端坐在太師椅上，女人抱着孩子站立一旁。劍波走進去，向老道講了黨的宗教政策，並對楊子榮等的急躁舉動，表示道歉。



老道滿臉不悅，指着那女人，說她的獨生兒子生病，許下二天大經，誰知頭一天就被衝亂了。那女人一聽，頓時驚叫起來。



劍波又安慰那女人，說隊裏有個醫生，等她來了就給孩子看病。不料老道和女人聽了這話，神色慌張，盯着劍波不出聲。劍波瞥了他們一眼，一再表示要給孩子看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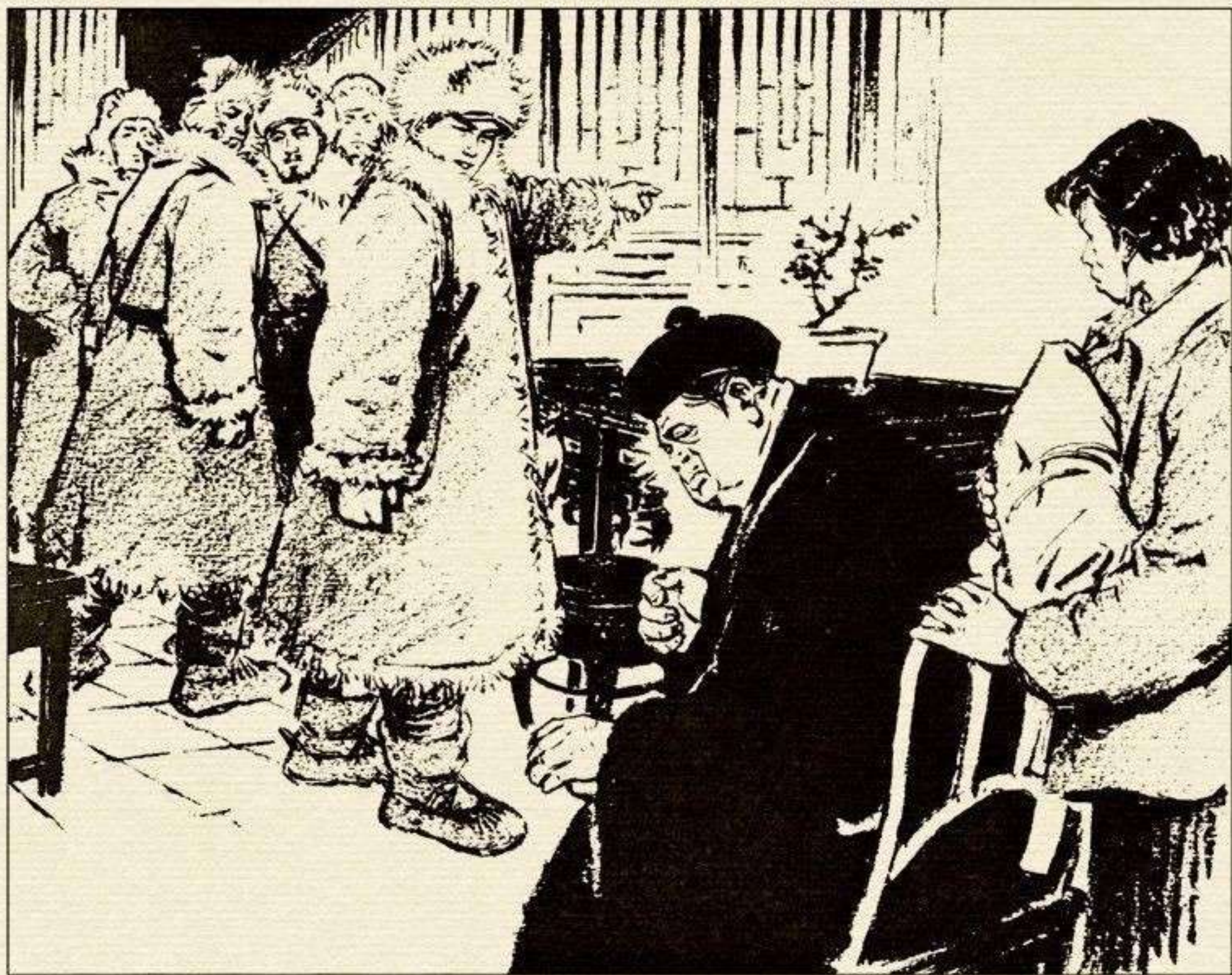
那女人越加慌了，緊緊抱住孩子往懷裏抽。這時，老道向她一笑，說：「求道不求醫，求醫不求道。太太，由你自擇。」那女人的臉色立刻和緩下來，說她祇信神不信醫。

你既然不願求醫，我們不勉強。

師傅，還是求你老人家修修好，給孩子治病吧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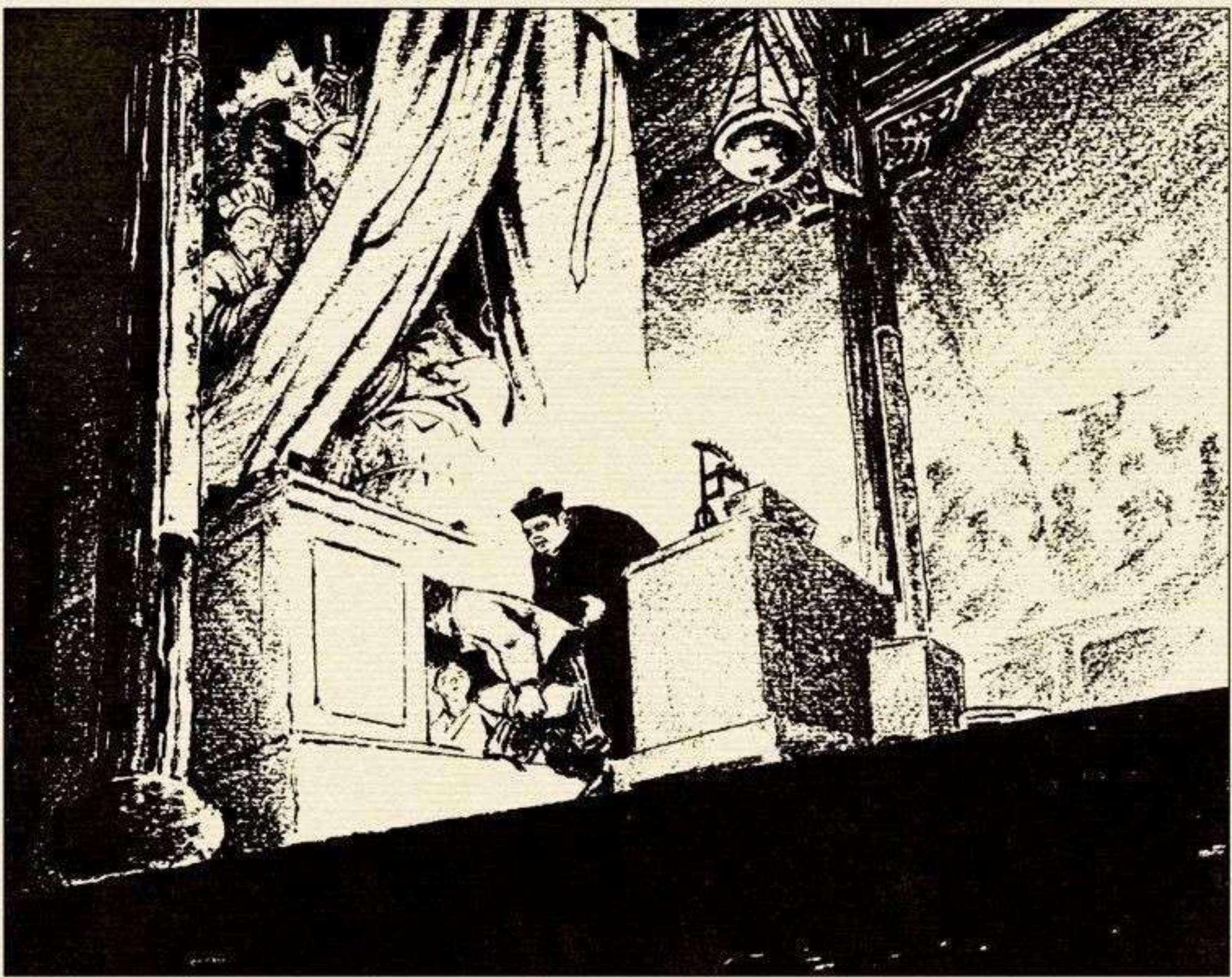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心裏明白了一半，便探問昨天逃進廟來的凶手。老道冷笑一聲，一口回絕。劍波打好主意，溫和地說，要尊重教規，不打算無故搜廟。又說零星敵人成不了大事，將來總要落網。



走出山門，劍波命令向宿營地前進。大家都不明白，怎麼既不搜廟，又不打埋伏，眼睜睜地讓敵人逃跑？他們悶在心裏，向黑瞎子溝急奔。



那老道見小分隊去遠，冷笑一聲，跳下太師椅，對小道徒和那女人揮揮手，大搖大擺地來到一座殿上。小道徒把菩薩座下的大蓮花一按，現出一個洞口。



他們進入洞中。裏面燈火通明，有個男子坐在炕上，桌上放着一把盒子槍和一祇解放軍的軍用手套。那男子就是那個求神女人的丈夫，他見老道進來，連忙作揖道謝。



老道說着，便坐了下來。那女的歪着頭，媚笑着奉承老道：「男的將着右腮上那撮長毛，幫着吹捧，說得那老道頭重腳輕，不住地發出狂笑。」



說笑了一陣，老道突然臉色一沉，命令那男的談正事。那男的似乎吃驚，說許旅長被押在牡丹江的監獄裏，看守嚴密，樂警尉沒下落，到處找遍，始終沒見到他。



那男子就是小分隊進廟來捕捉的凶犯。他殺害了那女人，搶到了「先遣圖」，躲進河神廟。他是座山雕的親信，想瞞住老道，把「先遣圖」交給座山雕。這時，老道發怒了。

廢物！養你們這些東西有啥用？



那人嚇得不敢說話，女的却替她丈夫辯護。老道想了一會，寫封信，叫他回山交給座山雕。那人接過信，撕開衣角，把信藏在裏面，女人又用針縫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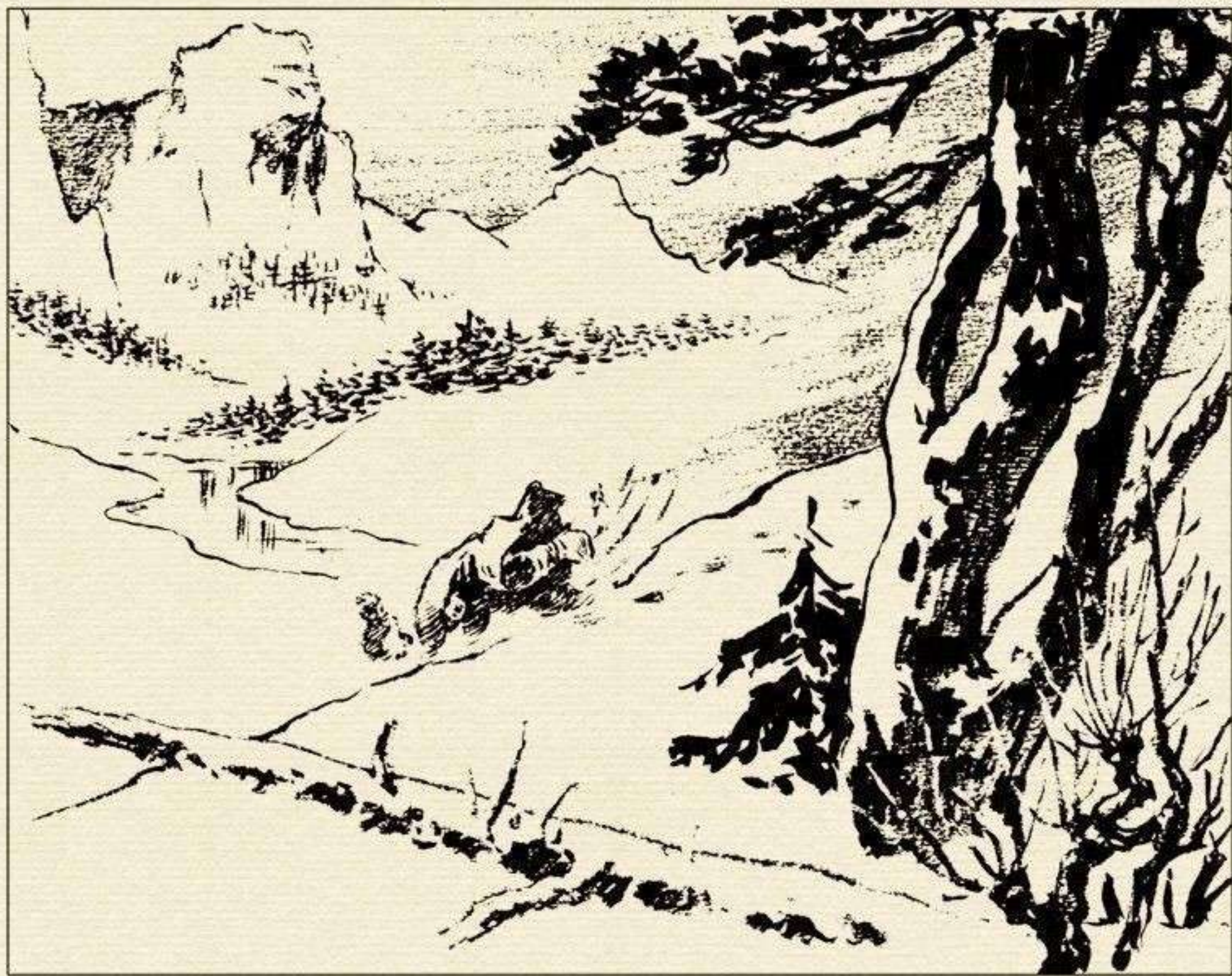
那人害怕解放軍再來搜廟，急着要逃回匪窟去。
老道冷笑一聲，阻止他。



師傅，我連夜趕回去。也許他們明天會再來。

傻瓜，你以為共軍真的走了麼？他們在等着你哩！你明天走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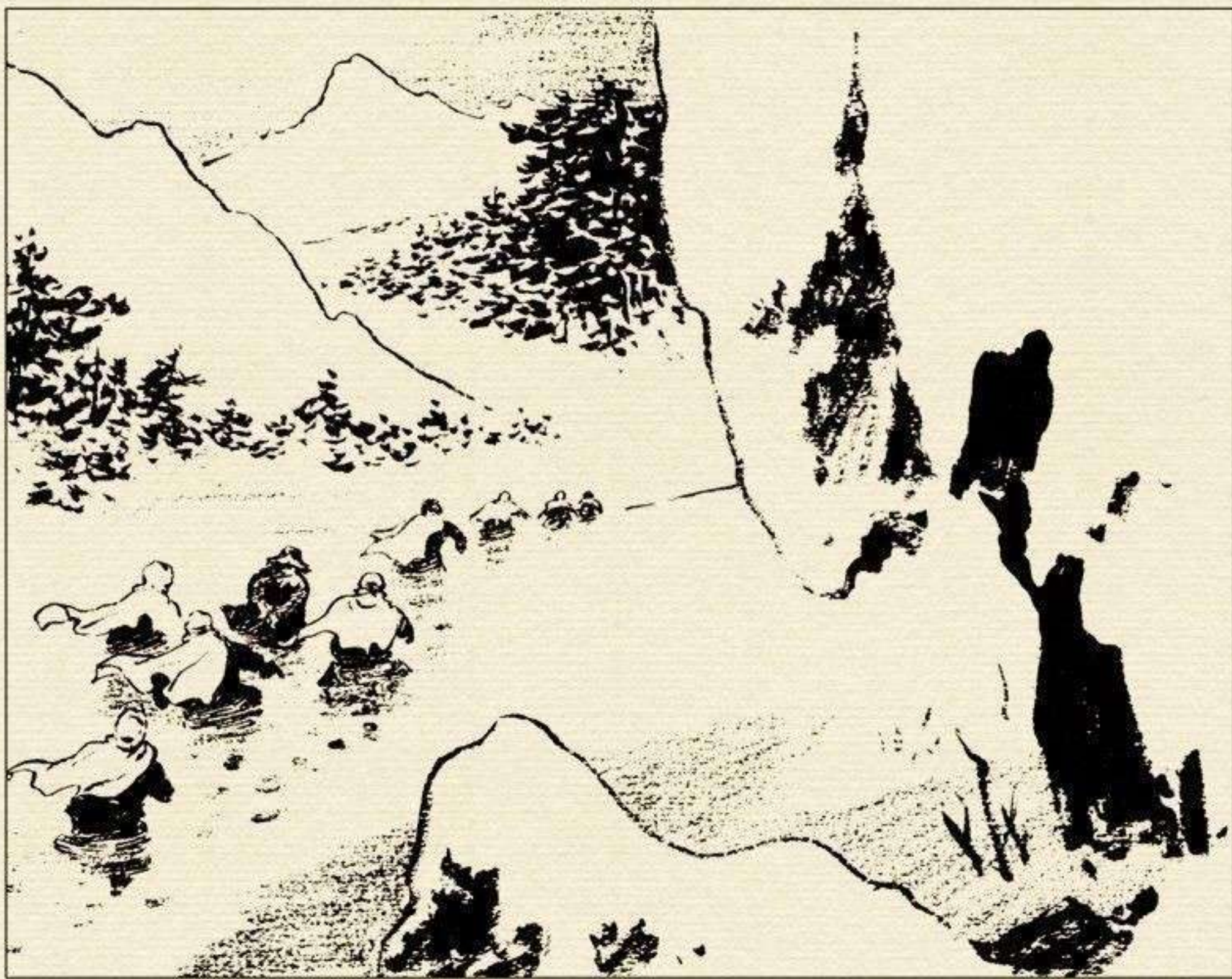
天亮了。那男子從側門竄出河神廟，向廟西的山林奔去。他走上山頂，見四下無人，以為是太平無事了，不由得佩服老道的神機妙算，便跨開大步，順坡直下。正行間，忽然一個前絆，撲倒在雪地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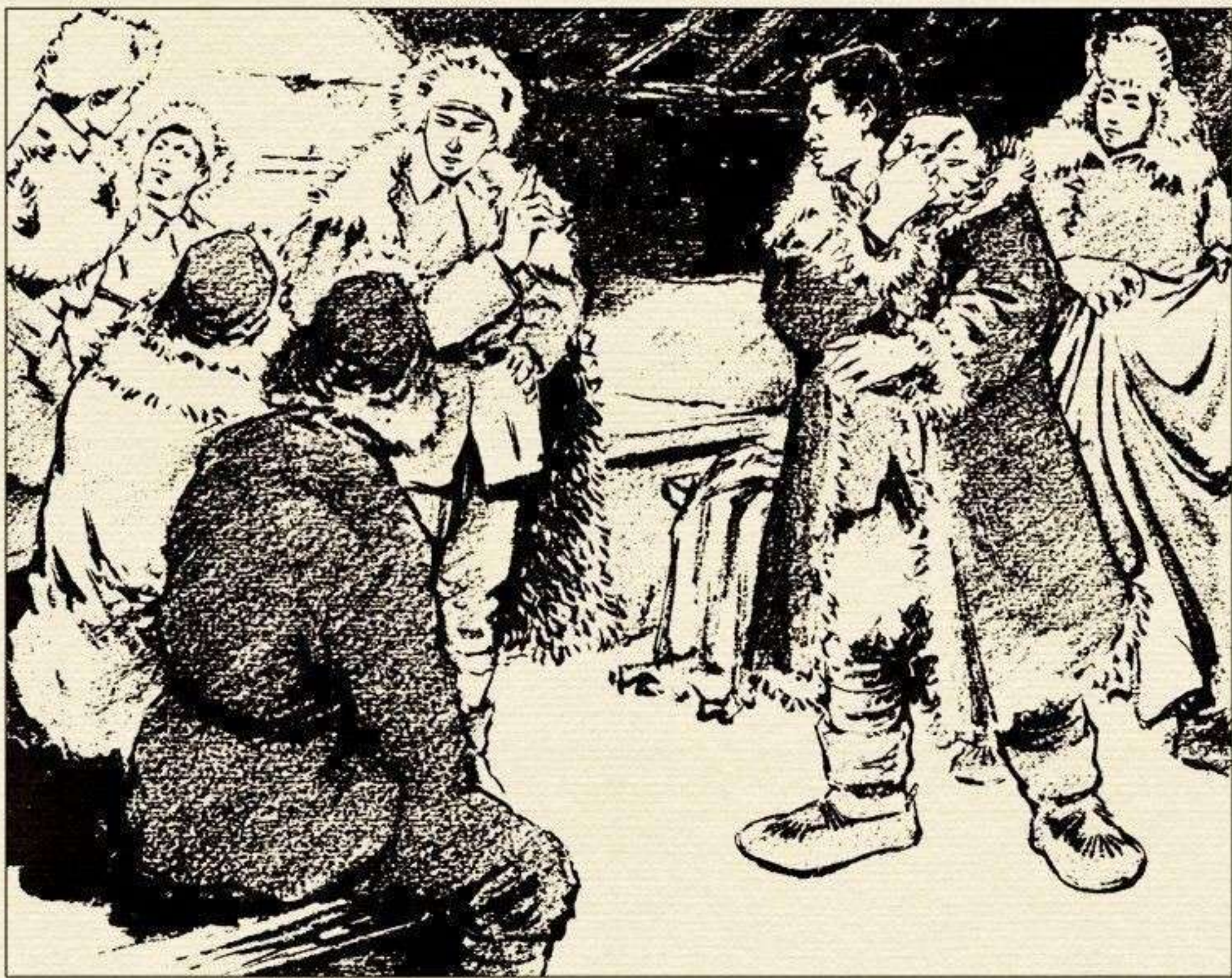
他邊爬邊罵，罵聲未落，突然從地下鑽出兩個白衣服、白帽子、滿身沾雪的人來，上前掐住他的脖子，擰下了他的槍，把他綁了起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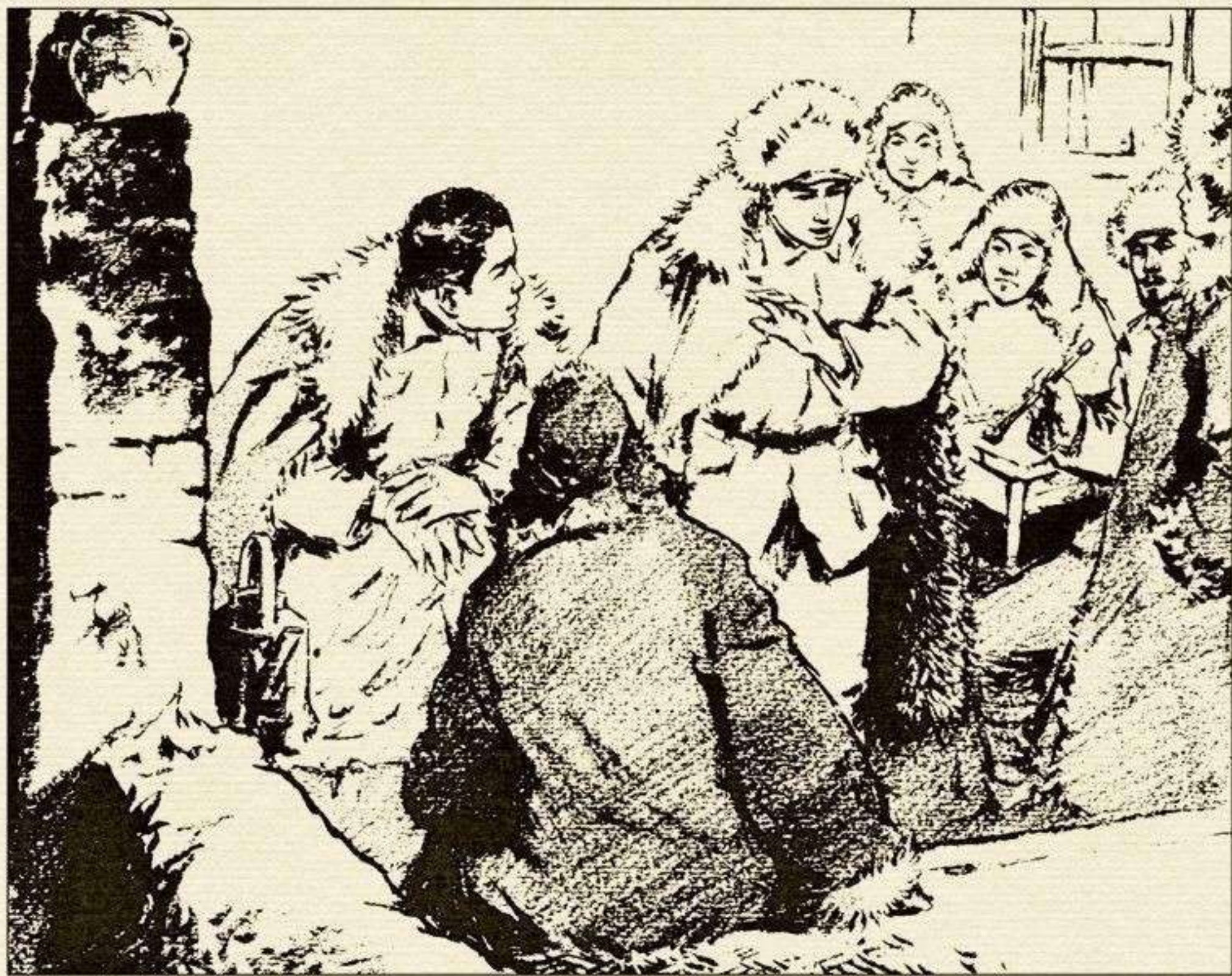
這兩個人就是劉勛蒼和小董，他們奉劍波之命，天亮前，帶領一隊戰士，到這裏來打下埋伏，專等敵人到來。劉勛蒼一聲唿哨，戰士們便押着俘虜朝宿營地急奔回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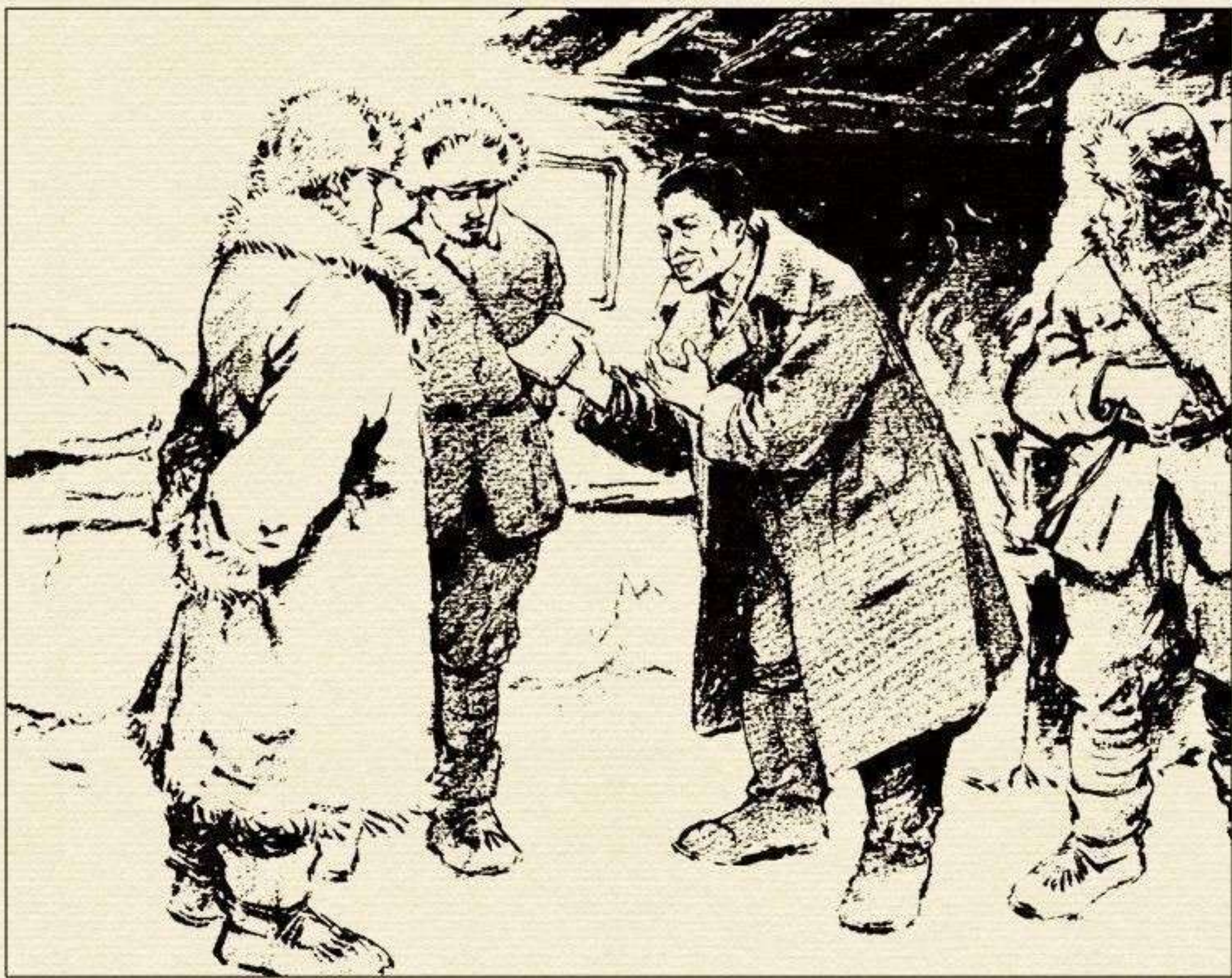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正在着急，祇見劉勛蒼和小董進來報告：「俘虜捉到，聽候命令處理。」原來劍波看這老道十分狡猾，估計敵人不會當夜逃走，便在拂曉前設下埋伏，把凶手擒住。



劉勛蒼急着要劍波發命令，馬上擒捉妖道。劍波
搖搖頭，說：「不能捉，我們還要留着這妖道有用處
呢。」



一會，小董把那俘虜押了進來。這人右腮上有銅錢大的一顆灰色的痣，痣上長着二寸多長的一撮毛。劍波問他的姓名，他笑着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。



他把偽造的證件遞給劍波，然後若無其事地坐在凳子上，伸手向火盆烤火。劍波一看，這是牡丹江軍區司令部偵察連的護照，並寫明偵察員郎占山，回方正縣探親。



劍波問了他許多話，他對答如流。又掏出手套來，證明他是人民解放軍。可是手套祇有一祇，他楞了一下，用右手遍身亂找，左手却緊緊蓋住右邊的衣角不放。



劍波盯了他一會，突然命他抬起手來。這家伙臉色泛白，驚慌地站了起來。劍波用小刀刺開他的衣襟，從裏面取出了一疊紙，這家伙汗流滿面，連連求饒。



他說，他是國民黨中央先遣挺進軍第五旅旅長崔老三（即慣匪座山雕）的副官劉維山，外號一撮毛，擔任偵察及聯絡工作，和樂平是把兄弟，這次是爲了我尋樂平出來的。



許大馬棒的地下先遣軍組織名單歸樂平掌管。我在樂平的舊窩裏找到了名單，回山去交給座山雕，那我們實力就更雄厚，等國民黨來了好討封賞。

劍波細看了這張名單，祇見上面繪着城市和屯落，每個城市和屯落上都標明了姓名或綽號，共有三百八十七名。劍波瞅着一撮毛，舉起圖來問他。



另有一封沒有具名的信，上面寫着：「崔師兄：天寒，風雪大，堵好屋子避風雪。辭謝你的百鷄宴。」劍波問信上寫的是什麼。一撮毛吞吞吐吐，說是一個和尚寫給座山雕的。



劍波笑了笑說：「怕不是和尚，是個道士吧！」
「撮毛一楞，嚇得不敢接口。劍波却不追究，又問他
「百鷄宴」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那是威虎山上的大年夜飯。這次大宴不吃別的，全是吃鷄，這一百祇鷄又是從一百戶人家弄來的，所以叫「百鷄宴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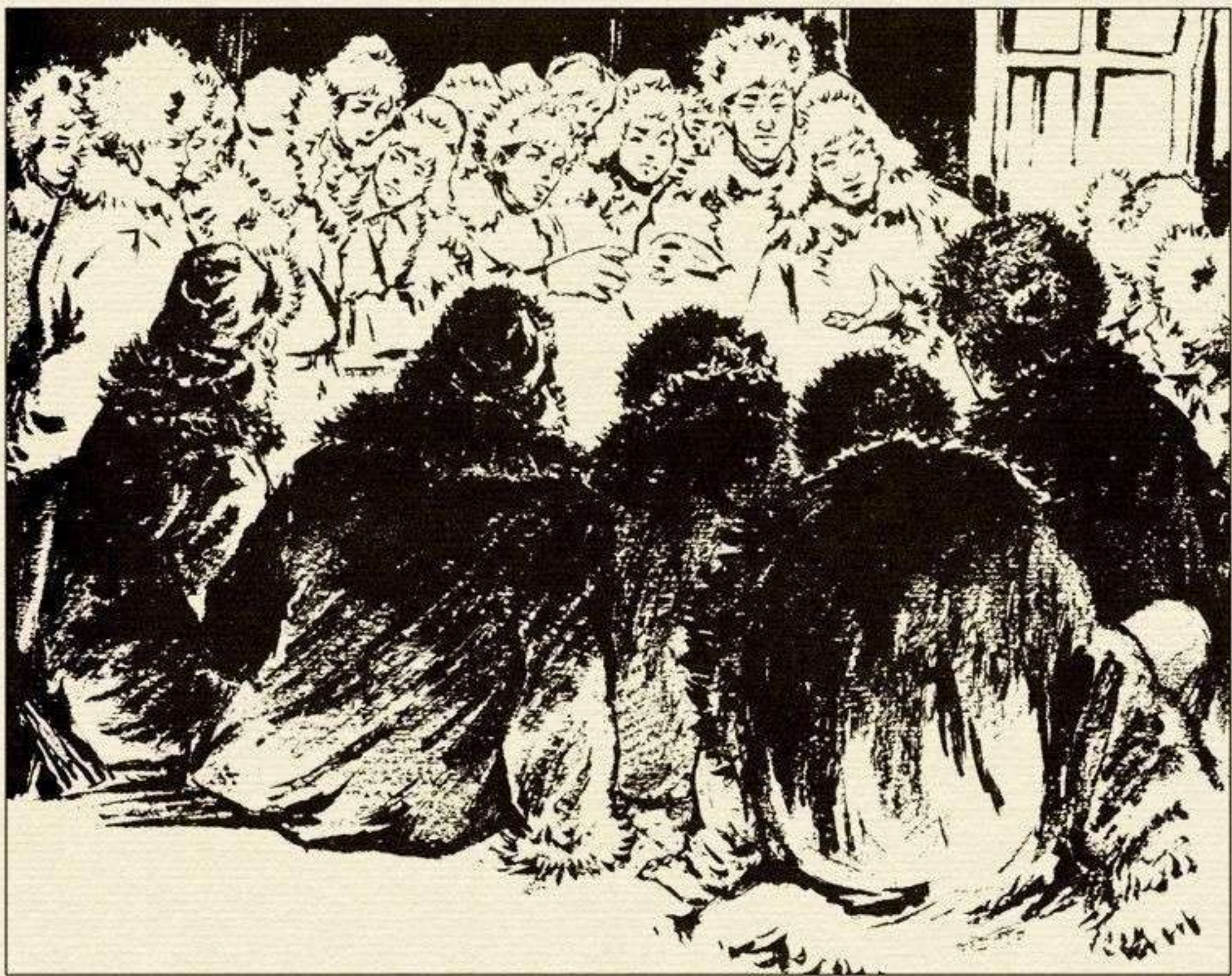
訊問完了，一撮毛被押了下去。這時，白茹和高波被小分隊的戰士接回來了。他們救活那女人弄清她的來歷，把她留在老夫婦的家裏。



白茹向劍波匯報情況。原來那女人在敵偽時期被樂警尉強逼爲妻。這次，一撮毛騙她進山去尋丈夫，半路上搶去了「先遣圖」，又對她下毒手。那個定河師傅是河神廟的老道，在匪幫中很有勢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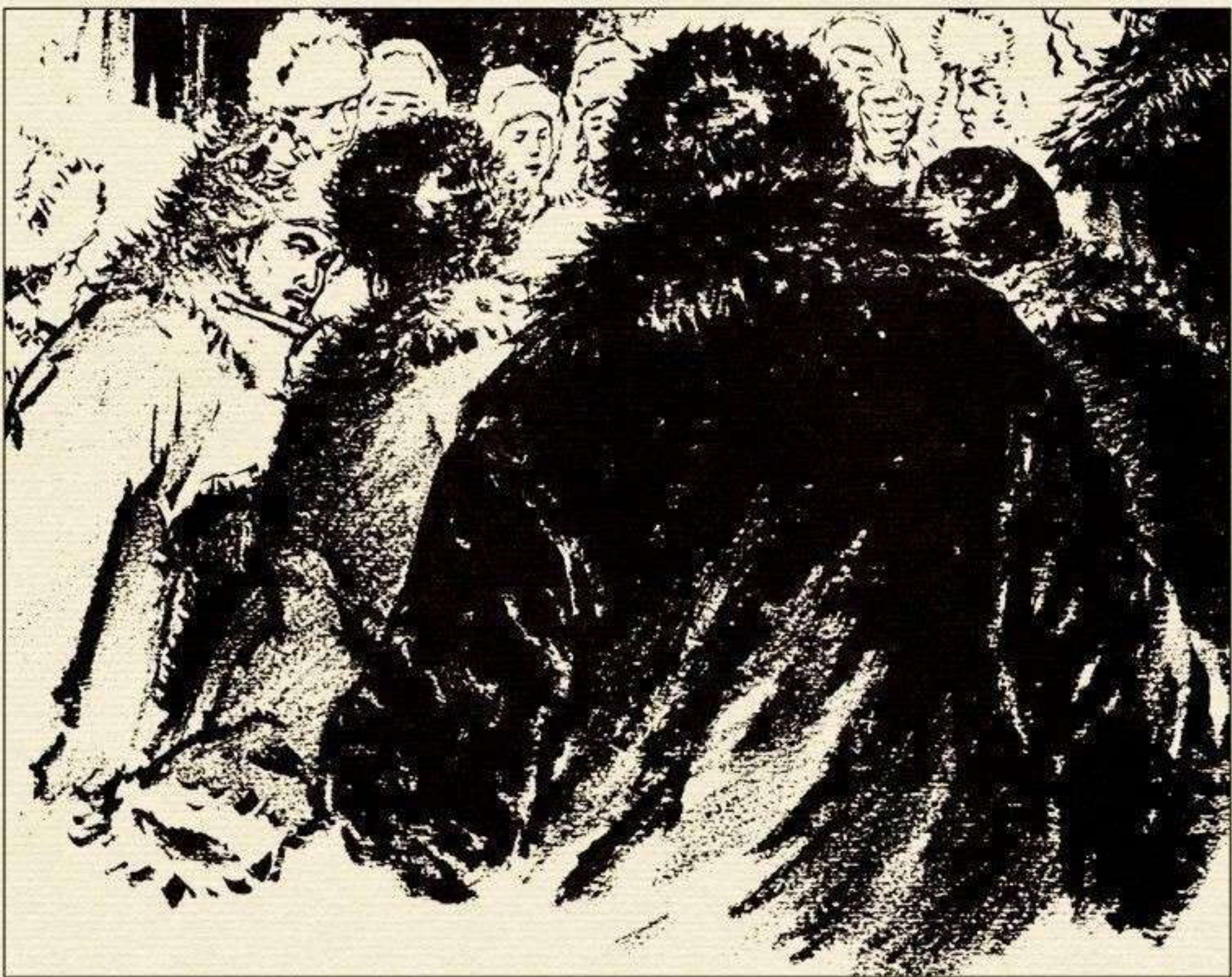
當天晚上，小分隊在離屯一裏多路的一間茅屋裏，開了一次軍事民主會，決定下一步的辦法。大伙各抒己見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。



樂超家和小董主張捉老道、搜廟，然後再打威虎山。孫達得反對，他主張先搜廟後捉老道。正在辯論，劉勛蒼猛的站起來高聲大叫，差一點把燈火撲滅。



許多人同意劉勛蒼的意見，主張馬上就幹，攻敵不備。楊子榮叼着小烟袋，蹲在炕角上一聲不響。一會，他和劍波附耳說上一陣，劍波搖搖頭，說以後再談。



劍波聽取了大家的意見，說先捉後搜和先搜後捉，都不是辦法。因為老道對破威虎山的作用不大，我們正可以利用他當一塊釣魚的餌子，還是讓他暫時活着的用處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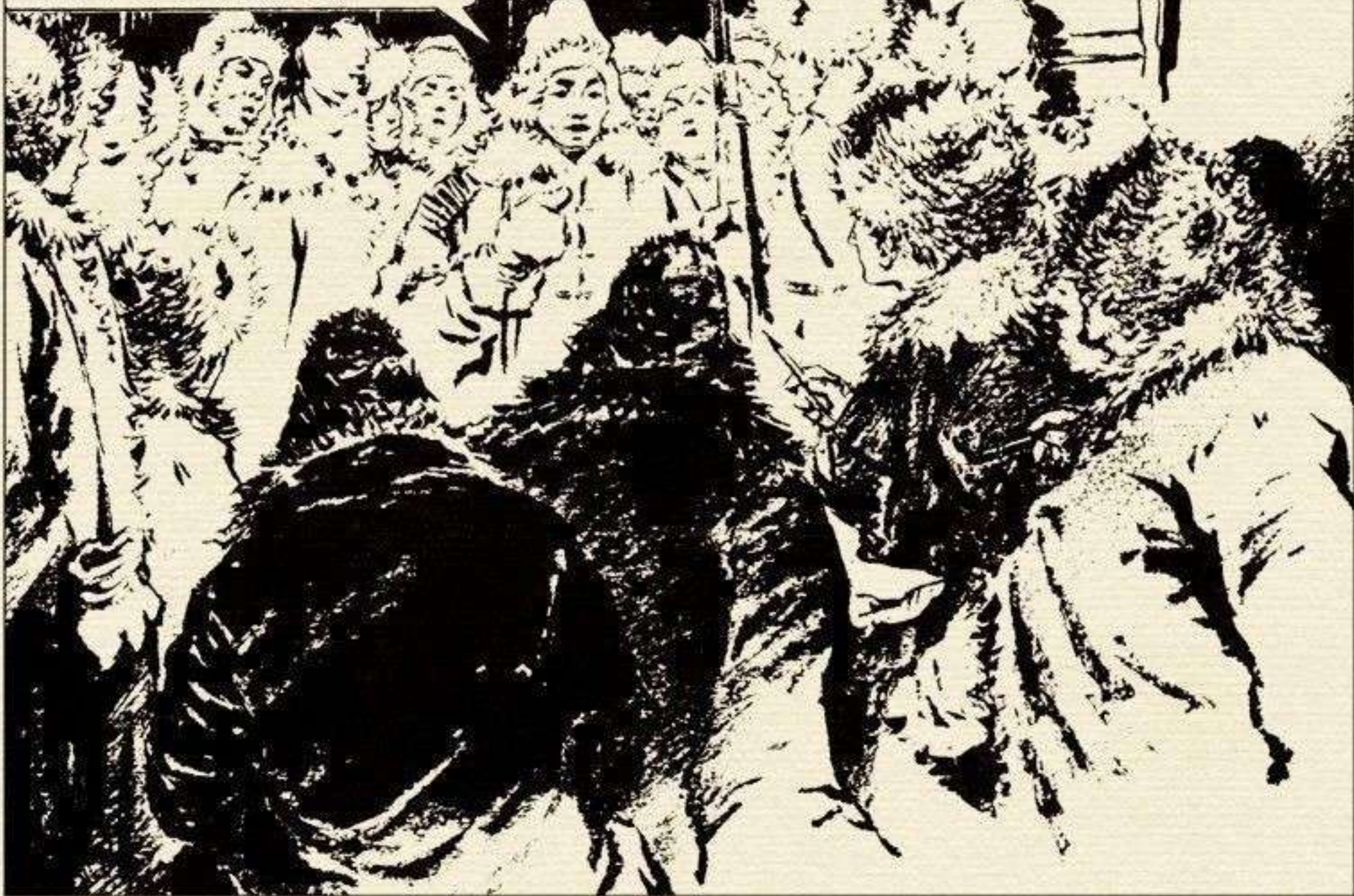


他繼續說，威虎山跟奶頭山完全不同，許大馬棒死守天險，所以吃了大虧，可是座山雕盤踞的威虎山，從各方面情況看，這匪窩密密麻麻，遠近都有，我們不能硬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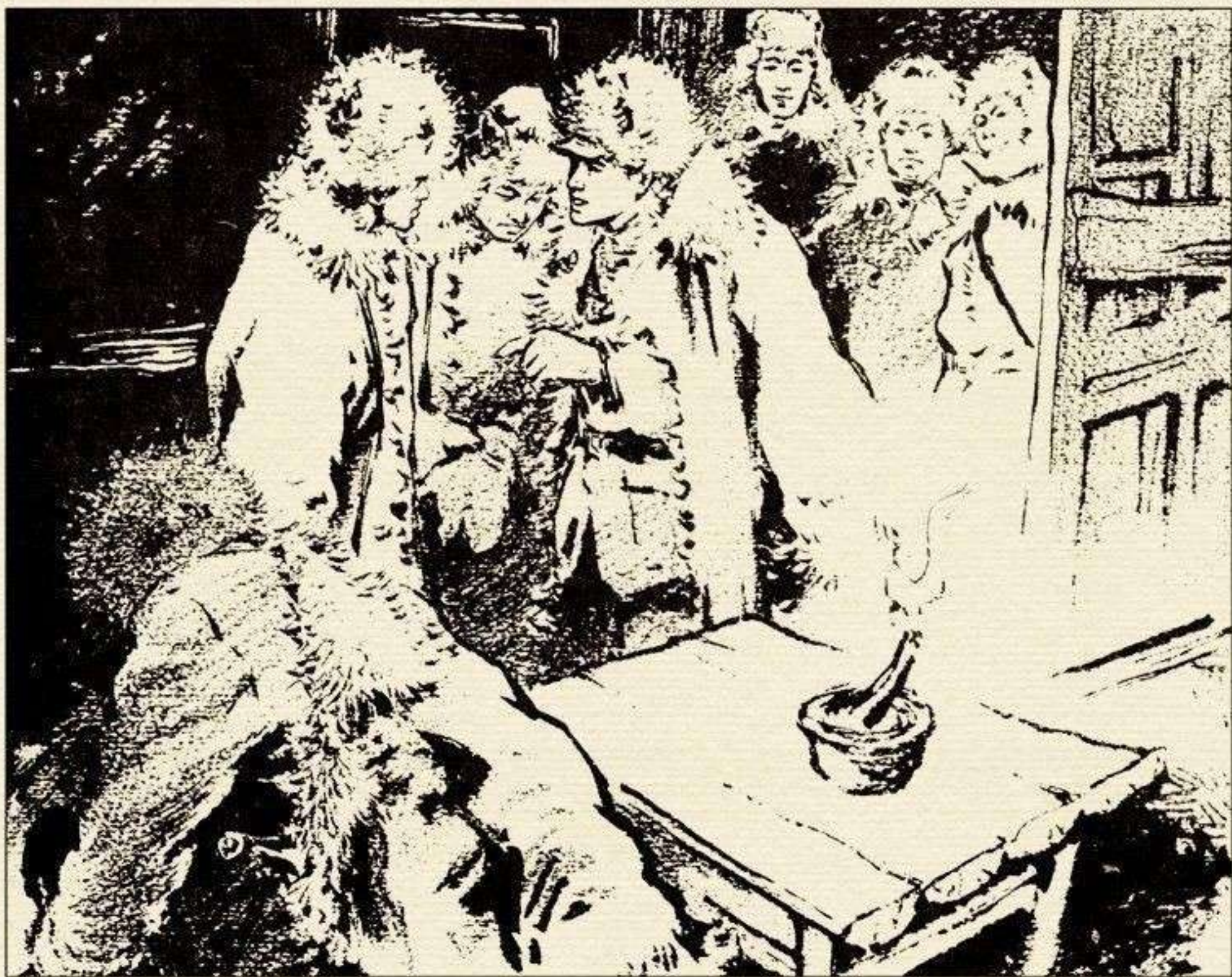


話剛落音，突然門外喊了一聲「報告」，隨着兩個改了裝、執行偵察任務的戰士急急地進來向劍波敬禮報告。

報告，我們在佛塔密西大嶺偵察，逮住了一個匪徒。這家伙傻乎乎的，沒認出我們，老問我們是哪個溜子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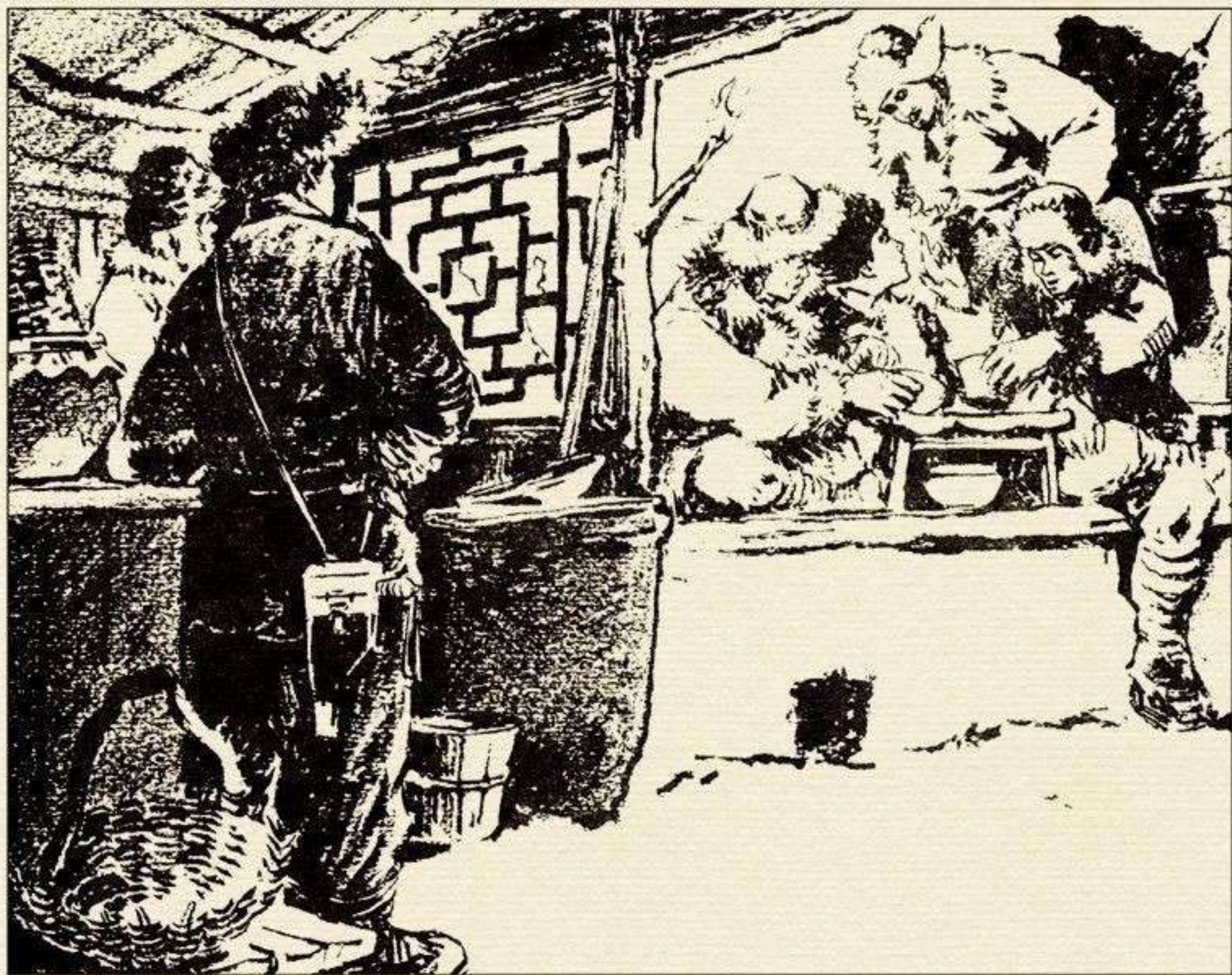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聽了，命令戰士們先回去休息，幹部留下，然後向劉勛蒼、樂超家耳語了一陣。劉勛蒼和樂超家按劍波的吩咐，走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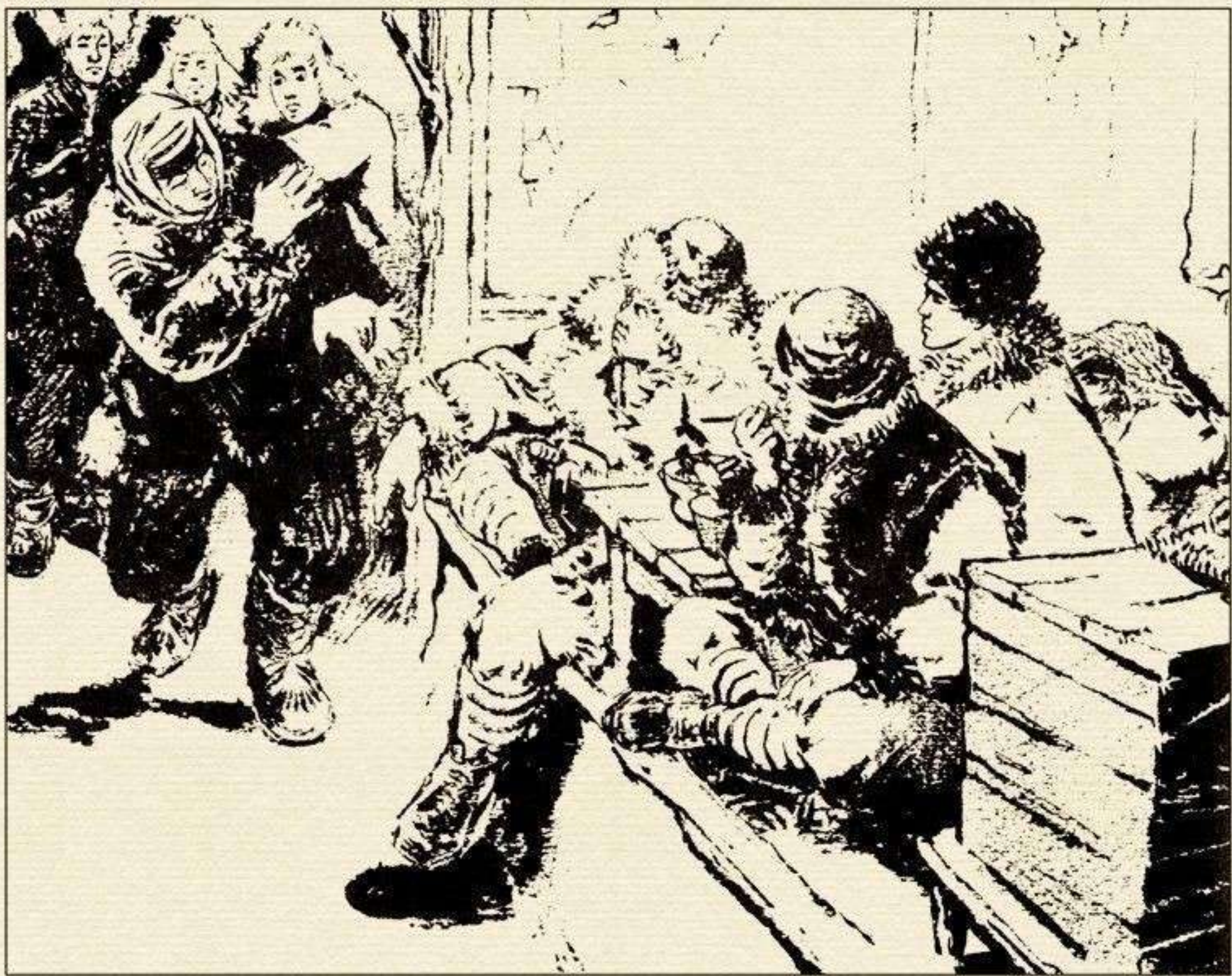
劍波又回身走到楊子榮跟前，低聲道：「你的意見，咱們再細細考慮。爲了準備這樣做，你今天不許在這人面前露面。」子榮笑應着出去了。



劉勛蒼和樂超家照着劍波的吩咐，換上便衣，打扮得像土匪模樣，坐在炕上，炕上擺着一張小炕桌，放上酒壺、酒碗。楊子榮面朝裏背向外睡着，裝作酒醉。



準備停當，劉勛蒼橫瞪着眼，狠狠地喝道：「弟兄們！把那家伙給我帶進來！」小董應了一聲，不一會，把一個大個子推進來。



這家伙一進門，瞪着傻乎乎的兩祇白眼珠，嘴裏不住地嘟囔。劉勛蒼把小炕桌一拍，震得酒壺、酒碗叮當亂響，一面又滿口咒罵，活像一個土匪。



劉勛蒼又把炕桌一拍，學着敵人的口氣喝問道：「你是哪個溜子？」



劍波心裏一動，爲了證實一撮毛的口供，接上去問他：「什麼叫百鷄宴？」那家伙瞅了瞅劍波，臉上顯出驚奇的神色。

這誰都知道哇，一百祇鷄，來自一百家，臘月三十大年五更，全山的弟兄大宴會，所以就叫百鷄宴。



口供對實了，但劉勛蒼怕那家伙懷疑，便猛喝一聲，怪座山雕不講義氣，搶他們九爺的地盤。邊罵邊站起來：「弟兄們，削掉他十個腳趾頭！」



小董和高波竄上來，用繩子捆着這傻大個，往外就拖。那家伙却彎着腿，連連求饒：「開恩，開恩……」直拖到外間，還是不住地叫。



楊子榮大笑着跳下炕。接着大家便進行研究，認為爭取讓這家伙領進威虎山，小分隊的兵力小，也不好打。



大家討論了一陣，意見很不一致。楊子榮還是蹲在炕角上一聲不響。劍波便宣布散會，等考慮後再作決定。



夜靜更深。在回隊部的路上，劍波低着頭往前走，楊子榮跟在後面，猜透了首長的心思，不去打亂他。



劍波思考着剛才楊子榮向他提出的計劃：萬一有失，任務完不成，子榮的生命也完了。他猶豫着不自覺地停下步來，才發覺子榮跟在身後。

榮正
子我
唔！志，我
同志，我要找你。



劍波還有些猶疑不決。但子榮的態度十分堅決，說他完全有把握，辦得到。

我已經再三想過了。
首長對我還有什麼地方不相信？

這辦法可能有效。
但是搞不好，傷了自己不算，還引出更大的困難和麻煩。



劍波又說：「我完全相信你對黨的忠心，相信你的機智勇敢。可是這樣的偵察你向來沒幹過，我擔心整個任務，也擔心你的安全。」楊子榮的回答還是很堅決。



但是劍波認為這還不能保證十拿九穩，子榮却鐵了一條心。兩人邊談邊走，回到了隊部。



這時，高波、白茹、李鴻義已經睡下了。劍波坐在炕沿上，大衣也沒脫，繼續思考着剛才的問題，却没有發覺楊子榮站在門外。



他默默地考慮了一會，點點頭站起來往外走。剛一動步，抬頭看見楊子榮。



我知道你會找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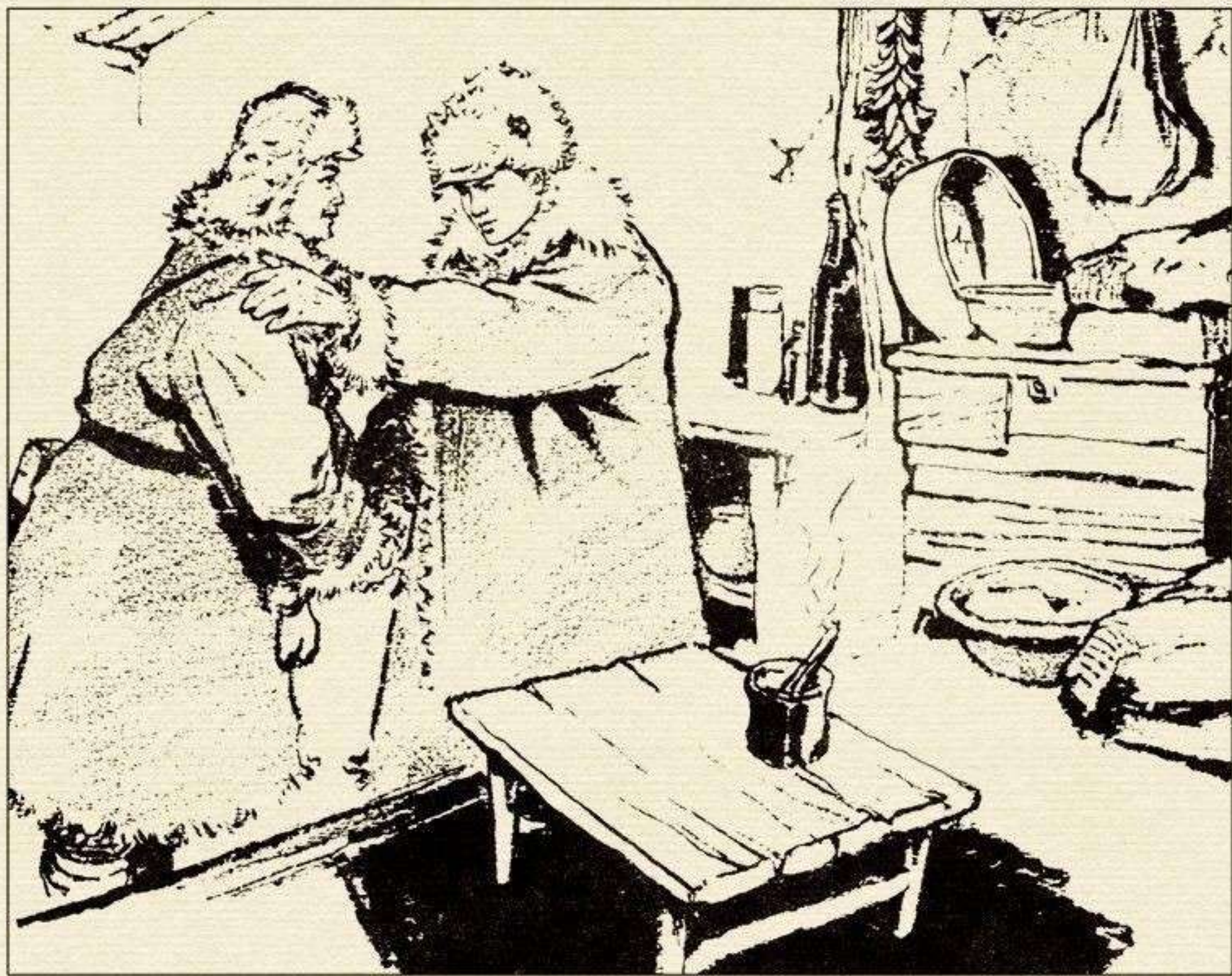
唔！你還沒睡？

他倆對面坐下，繼續剛才的談話。劍波看中了子榮的方案，就是擔心他能否圓滿完成任務。這時，子榮也覺得光有決心不成，還要有必勝的信念，才能消除首長的顧慮。

到了匪穴，一切問題取決于我自己，但徒放手，我們相信我不比匪徒去……



楊子榮說罷，望着劍波等他答應。劍波把小炕桌一拍，點着頭說：「好！就這樣決定。」兩人站起來緊緊地握住了手。



第二天晚上，劍波根據情況，決定分三路進兵：第一路是劍波和劉勛蒼，率小分隊向一個深山小屯進軍；第二路是楊子榮，單人匹馬，去完成一個特殊的任務……



他鄭重地望了楊子榮一眼，接着又說，第三路是樂超家，也是單人去對付一個敵人。最後，又命高波、李鴻義去發落那個傻大個，爲了要利用他，設計放他回去。



散會時雖然夜深了，但劍波又和子榮交談着每一個細節，叮囑他演習、背誦敵人的行動和黑話，並且要記住自己今後的身份：奶頭山胡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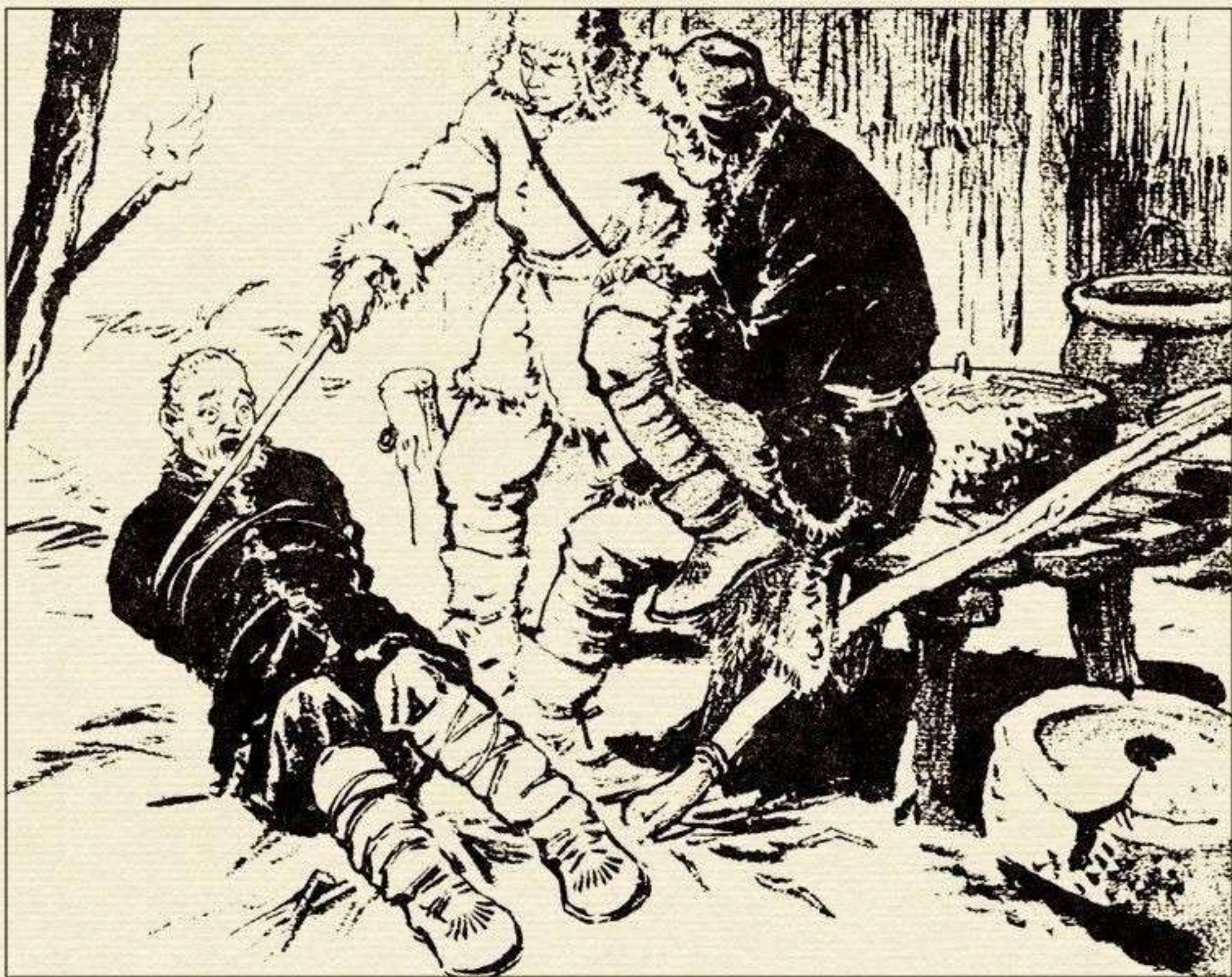
兩人又緊緊地握住手，眼眶裏都有點潤濕。當天深夜，楊子榮？了少劍波，單身匹馬，上威虎山執行他特殊的任務去了。

劍波同志，請相信我，一定會完成黨的任務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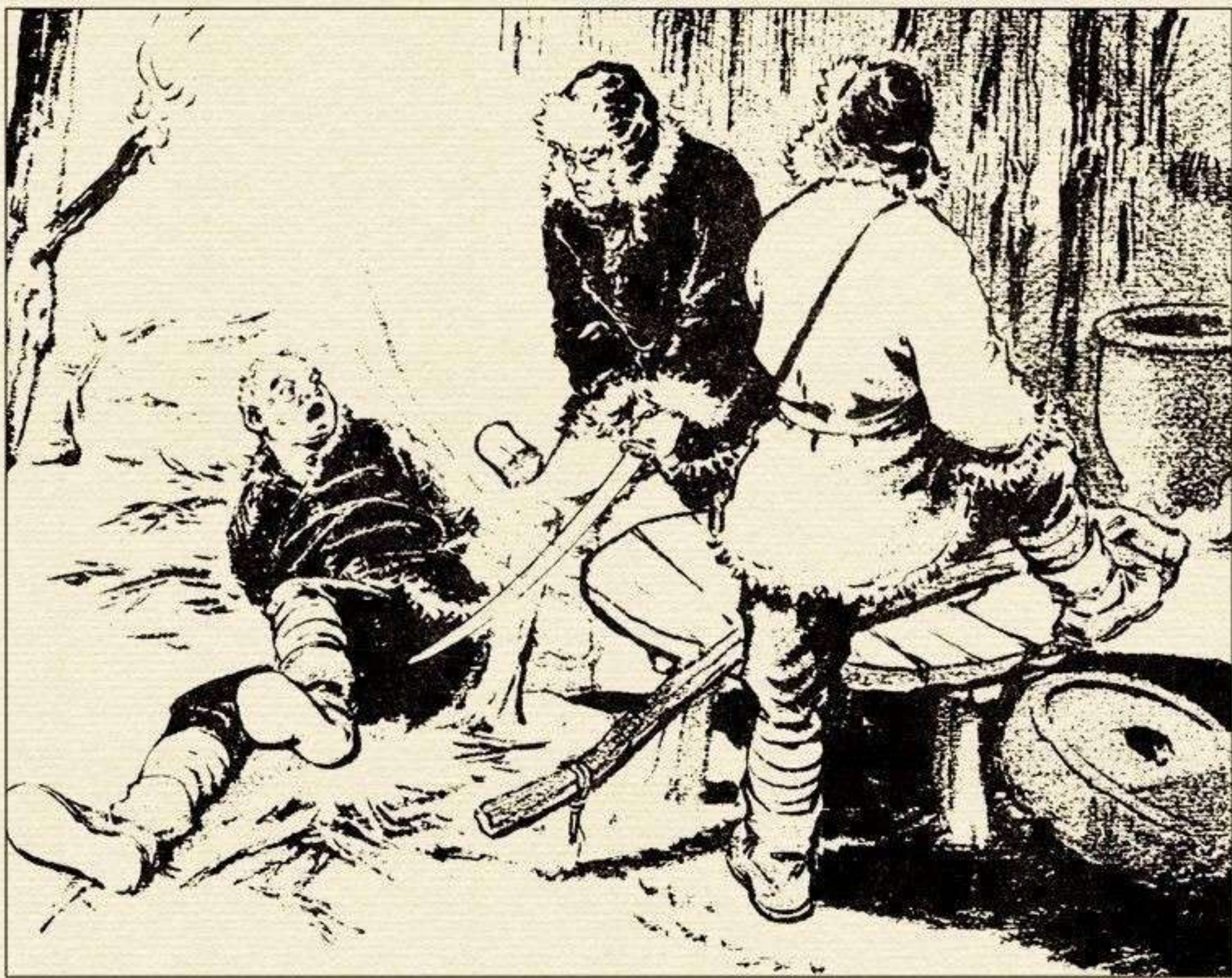
最好的時機是大年三十的百鷄宴。保重！謹慎！大膽！



再說高波和李鴻義來到屯西頭囚禁那傻大個的屋子裏。李鴻義拿着一把日本戰刀，朝他一晃，傻大個嚇得亂抖，哀求饒命。



高波不住地咒罵：「真倒霉，快過年了，又碰上這麼塊料，快點收拾算了！」他從李鴻義手裏拿過戰刀，把跟前一根大木棒，一刀砍成兩截。傻大個嚇得縮緊脖子打抖。



李鴻義拿過刀，瞧着鋒口說：「嘿，這刀真快！」說着，向傻大個的繩子上一割，繩子一節節地斷下來。



傻大個正打算逃跑，回山去報告崔三爺，報今天之仇。忽然外邊傳來一陣喊叫聲，接着，一陣紛亂的脚步，從前門過去。

捉呀！捉呀！
別叫他跑啦！



李鴻義、高波抽腿就往外跑，邊跑邊喊：「捉呀！捉呀！」傻大個聽聽喊聲去遠，爬起來竄出茅屋，撒腿就逃。



小高、小李看得清清楚楚，故意大叫着转身追
赶。傻大个没命地逃奔。



傻大個鑽進了森林，得意地傻笑了一陣，回頭向深林中竄去。他哪裏知道，自己却變成楊子榮的義務向導，使得楊子榮可以循着他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，進入敵巢去。



三路进兵

《林海雪原》之二

原著：曲 波

改编：王星北

绘画：罗 兴

王亦秋

责任编辑：谢 颖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08